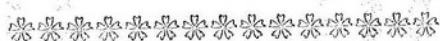


肆、舞台劇本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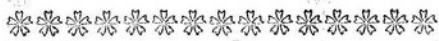
價 值

舞台劇第三名 舒宗浩



舒宗浩先生浙江衢縣人，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七日生，國光劇藝實驗學校戲劇科第一屆畢業。他說這個劇本能夠完成，多虧盛文翠同學蒐集資料，楊麗音、薛玲宜同學精神的支持，和陳玉美同學的最後校對、修訂。

尤其是他的母親，利用上班空暇之餘，幫忙謄寫，才使得「價值」得以順利產生。他心裏非常感謝。



故事：

趙心琪是個極受社會矚目的評論工作者。由於不滿現況，特別反對「崇洋媚外的心理及人才資金的外流」。經常為文導正社會發展的趨向，並替中下階層勞工抱屈伸冤，所以其「評論」能產生極大的迴響。趙妻培娟雖虛榮奢侈不善家務，但夫婦倆倒還感情彌堅。育有獨生女家倩，嬌生慣養自然是個千金大小姐。

好友董格平為心琪老同學。在商業界因投機取巧而致富，但由於其客戶屢受虧損，信用不佳以至面臨倒閉邊緣，於是想拉攏心琪合股，利用好友的聲譽企圖挽回自己事業前途；乃舉家前往逢迎，並命不學無術的兒子董瑞華一定要釣到家倩，成為趙家女婿。一封突然自美國的來信，趙家人欣喜異常，原來是趙子邦即將返國探望唯一親人，心琪以為多年不見的叔叔一定是衣錦榮歸，而董家人得知後更是暗動心機，準備好好拉交情迎接財神爺。

何嫂，趙家人，為了供女兒完成大學畢業的心願而替人幫傭。其女何幼玲也一心向學未負寡母期望。子邦歸，恰逢董趙倆家人外出購物佈置歡迎並赴機場等候，何嫂遂先行接待。培娟及董妻購物回來見一著寒儉夾克的土老頭端坐客廳，錯認必是何嫂

的客人，不分青紅皂白將趙子邦轟出，責問何嫂，何嫂飽受委屈未及辨別，趙心琪、董格平於機場接人未果掃興歸來至巷口正碰其叔子邦，而又折返，培娟董妻才知道得罪財神爺尷尬後悔，但子邦不以爲忤只含笑不語，對何嫂頗生好感。

由於趙家拚命獻殷勤，和董家每天數次赴趙家問候請安，使子邦覺得無法消受，心知爾等「必有所求」，決定好好考驗他們，另一方面子邦對何嫂的好感轉爲關心，董妻錯覺其叔尋偶，連忙自薦推銷親姊，笑話百出，而後董格平又欲誘子邦出錢投資所謂「最大事業」，心琪獲悉認爲「肥水不落外人田」勃然大怒，兩好友幾至翻臉，幸賴格平花言巧語許以優厚利益，才使心琪動心首肯。

在田被德拉線攀關係不成，董妻仍不死心，竟唆使原本和何家倩要好的兒子，轉移目標向何幼玲進攻期能子邦交情更近一層，但董瑞華及被幼玲所制而告計畫碰壁。董妻吃癆由忌妒轉而懷疑子邦到底有幾兩重，並使培娟對其也大失信心，趙董兩家決定暗中調查子邦底細，查出子邦並沒有什麼萬貫產業，馬上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誰也不願收這個爛攤子，子邦立即成了沒人理睬的孤老頭，但何嫂與幼玲對子邦依然關心照顧，而瑞華的目標也轉向家倩。

董格平因業務經營不當終告垮台，心琪蒙受了投資損害和名譽連累，聲望一落千丈，趙董兩家決定出國逃債，但被債主盯牢不能出境，正當山窮水盡無路可走時，子邦突然表示願助他們渡過難關，始知子邦爲擁有數家船務公司之大老闆，心琪等追悔莫及，並深受感動，誓言腳踏實地從頭做起。

主題：1. 改良社會風氣，必須從個人本身做起

2. 做個知足常樂，腳踏實地的好國民

全劇人物：

趙心琪 男四十多歲。社會評論家，知名度頗高。其在各大報章雜誌所評時事極受各界重視，經常呼籲不同階層人士須如何，應怎樣，才能改革社會弊端！却忘了呼籲他自己。

趙太太 (培娟) 四十歲，頭腦簡單却好面子，只知享受安樂而不懂料理家務與相夫教女！

趙家倩 十九歲，獨生女，個性倔強，喜耍脾氣的大小姐。

趙子邦 心琪叔，早年喪妻赴美闖蕩。是一憨直爽快的長者。身強力壯一如中年人。

何嫂 純樸老實的寡婦，趙家佣人。其替人幫傭是爲供給女兒完成學業。

何幼玲 何嫂女兒，大學生。對事物看法要求過高，但依賴心很強。

董格平 投機商人，目光短視，好自作聰明賺取不義之財，心琪好友。

董 妻 拜金，饒舌，小家子氣，典型的勢利眼。

董瑞華 承襲父母性格的纨绔子弟，好玩樂，到處拈花惹草。

田菘德 董妻親姊。大概由於獨居過久而性情怪異。她的年齡只有天曉得。

佈景：

一棟裝潢華麗的別墅洋房。

前院種植幾株漂亮的熱帶樹木，院外遠遠的矗立幾座高樓大廈。經過院子穿入落地窗門即是客廳，佈置美觀舒適。左側隔間考究的書房，右側通傭人房和另間臥室，樓上則是兩間套房。

舞台設計著重色彩明朗協調和室內清爽的氣氛。

第一幕

啓幕

△這是個秋高氣爽的早上，庭院內椰子樹被晨風吹的沙沙作響，朝陽透過落地窗正好照在書桌上。

△心琪在將要發表的評論稿上振筆疾書著，只見他不時托腮發呆，停筆搔頭，像似期盼有突發的靈感助他趕快完稿。

△培娟哼著歌著浴袍出，頭上圍著條大毛巾，兩手不停的搓著。

培：心琪！你有沒有聞到一股味道？

△她蹣跚的走入書房。

琪：呔？噢！什麼味道！

△心琪埋首不經心的問著。

培：我頭髮的香味！這是電視廣告特別推荐的新產品，帶有綠野清香芬芳的蘋果氣息，你仔細聞聞。

△說著就移了撮秀髮湊近心琪鼻子。

琪：好了，好了！別影響我的思考，讓我趕完這篇社論，報社已經催了好久等著要呢，您去逛個街，我就寫好了！

△培低頭胡看一會

培：心琪你已經注意清道夫的福利與安全啦，上次你不是才寫礦工和漁民的生活嗎！

△心琪停筆想想得意的說

琪：當然啦，我的關心就像最新X光雷射型掃描器，社會一切的病態陋習都躲不過我的法眼，我要不斷地大聲疾呼需要關注的地方，和值得嘉許的地方，對社會現況的不滿及對社會未來的理想，甚至不惜犧牲我目前的一切……好了，不多說啦！

培：心琪，你好偉大！

琪：哪裏，這是我應做的份內之事。吔！妳不是要去作頭髮嗎，別打擾我拜拜托！

培：好吧！那我約董太太陪我一塊去。

△培娟說著走入客廳撥電話

培：喂！董太太嗎，怎麼還沒睡醒呀，我是誰都聽不出來啦，是呀……哈哈……待會我們去作頭髮吧……唉！我老公沒時間現在正忙著爬格子呢……嗯！妳可不能小看哦！這是一門神聖的學問哩！他說我們的社會是百病叢生，我老公呢，就是個權威的大夫，如果不趕快診治，馬上就會蔓延惡化……當然有那麼嚴重囉！（大驚小怪）

琪：太太，幫幫忙，這篇玩意是貧困勞工的救命符，小聲一點好嗎！下午要交稿啦。

培：好好，不吵你。喂！老公嫌吵，我們談小聲點……

△門鈴響

培：何嫂！何嫂！快去開門看誰來了？……對不起！我去開門，待會！

△培娟放下電話出

OS：心琪！你的可口可樂送來了！

琪：哦！（掏錢去）

培：下次要叫就多叫幾打，這樣三天兩頭的送多麻煩。

△培娟邊說邊入繼續接聽電話，心琪帶可樂回書房

琪：別緊張，別緊張，像陣風似的會把人家嚇跑了。

△心琪又好笑的檢起稿紙，家倩想起什麼忽停腳。

倩：爸爸，我這套禮服好看嗎！

琪：那還用說，我的女兒當然漂亮！今天跟誰？

倩：道奇王，你不認識的！

△董瑞華西裝革履揮著鑰匙走進，顯規股流氣，一眼瞧見家倩不禁高聲歡呼。

華：嗚呵！家倩你今天的打扮真美呀！

△心琪被吼聲嚇一跳。

倩：原來是你，害我那麼高興。

華：乾爹驚訝吧！

琪：我的心臟差點麻痺。

倩：隨便就進別人家裏，你懂禮貌嗎？

華：我又不是第一次來，況且我來乾爹家找乾妹，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事，幹嘛嚕嗦一大套。

倩：少來！你這個以「合法掩護非法的鬼把戲早就拆穿了，我可沒承認有你這乾哥！

華：不承認也無所謂，反正生米下鍋遲早會煮成熟飯！

倩：嘎？

華：：我的意思是：：這已經成事實了，乾妹我們走吧！

倩：去那裏？

華：噢！我們不是約好開車到海邊兜風！

倩：：：我忘記了，不過我：打算和別的男朋友去看電影跳舞：：

華：不可以！我好不容易才從我爸那邊把鑰匙偷出來，剛才在路上怕遲到闖紅燈結果被開張罰單，千辛萬苦趕來，妳反而要赴別人約會，那怎麼行，憑什麼，不行！

△家倩也火大

倩：不行就算了，反正爸爸還沒同意我出門。

華：（急忙）哎哎，別！別這樣，我只是一時衝動口不擇言，但我可都是好意，怕妳受到別人欺負！怕你——
倩：哼！見鬼（轉臉）

△瑞華著急向心琪討救

華：呃！乾爹，你看乾妹連個悔改機會都不給我！

琪：你們年青人的事，我怎麼幫得上忙。

△瑞華再次求助拱手作揖

琪：家倩妳就勉強陪陪瑞華吧。

倩：爸，我被欺負，你還幫他說話。

華：冤枉，我喜歡都怕來不及那還敢欺負妳呀。

琪：不要讓他太難堪。

倩：好吧！要不是爸幫你，我才不理你！

華：妳答應了！

倩：先別高興，我是要你送我去道奇王家裏

華：哎！

倩：哎什麼，快去發動車子吧，要不你連送我的機會也沒有了！

華：好吧：走一步算一步！

△家倩目送瑞華出門後起身

倩：爸爸，我今天大概不回來吃晚飯了！希望——

△說完急忙追出

琪：（搖頭笑著）：鬼丫頭

OS 格平：瑞華你怎麼不講一聲就把老爸轎車開出來

△車門關啓聲

OS：家倩：董叔，董媽再見！

OS董妻：寶貝兒子，開車小心一點！

△董格平夫婦鬥嘴同上

妻：叫你不要跟孩子大聲小叫的徧不聽，嚇得他們頭也不回的就跑了！

董：他把我的車開跑了，留下破摩托車讓我們騎，路上妳還一直抱怨我沒管好兒子，倒頭來還是不對呀！

妻：本來就是，誰讓你不買部車給他！

董：買啊！我有錢不知道買給他，妳又不是不曉得咱們現在債臺高築不比從前啦，今天來這裏還打算動人家的腦筋！

妻：怎麼動？

董：把話吹大一點，好處說多一點，魚自然就上鈎。

△董妻點頭贊同格平主意

△心琪聽庭院有喧嘩聲奇怪至門口瞧

琪：嗨！老董，今天是來報仇的吧，請進、請進。

董：哎呀！老趙你氣色愈來愈好了。

琪：哪裏，這還不是托您的福！

董：托我的福！

琪：是呀，那晚承讓了！

董：說笑，不過今天我是有備而來要和你好好撕殺一番，反正我還有老婆可以作抵押，哈哈！

妻：死鬼！對了怎麼沒瞧見趙太太？

琪：她在樓上換衣服！

妻：那你們聊，我去看她。

△董妻入內去

董：最近還忙著寫稿呀？

琪：寫稿？我的工作並不侷限在幾張稿紙上呀！

董：平常大部份時間你不都是躲在書房裏寫東西嗎？

琪：憑我們多年交情你對我了解也不過如此，看來……今天我是想糾正你對我這個工作的看法，溝通彼此的觀點！

董：能讓名評論家指點是機會難得，我當然虛心受教！

琪：首先我要聲明我所經營的工作實際上是一項偉大的文化事業；所謂「文學新聞，新聞文學」，新聞是有時間性的，而文學則是永久性。時間一過，新聞便成爲舊聞，文章再好……也只成明日黃花。如果時過境遷而人性價值還在，感動力量仍存在的話，那麼便是新聞的文學，我主要做的也就是這些……

董：好！說得真好，不愧爲一代文豪。

琪：對不起我還沒說完！

董：還有下文哪！

琪：所以就依我這個論點和這雙冷眼的旁觀，再善用這支生花的彩筆，我就能與社會惡勢力對抗到底，……什麼投機倒會，套匯走私，貪污舞弊，賄賂勒索……文化人雖然窮了點骨頭可是硬，我重視的就是這點輿論制裁。

董：對……當不上官的才罵作官的！

琪：而我最反對的就是崇洋媚外的心理和人才資金的外流這不僅影響國家的尊嚴，甚至破壞國家整個經濟金融只要社會上有一點風吹草動，我一定會作最嚴厲的批評！

△董格平熱烈鼓掌

琪：老董如果你很有興趣請看拙著「文化人」一本七十元各大書局書報攤都有賣，買來後我再替你簽個名噢！

董：我非常支持你這個論點，臺灣的紡織是世界有名的，我現在公司的業務就是專做外國人的生意，主要產品都外銷替國家爭取外匯。由於品質優良，訂單源源不斷寄來，賺了一筆可觀的財富，所以我打算擴建分廠！

琪：蠻不錯的嘛……

董：不錯是不錯，可是……我一個人分身乏術，爲了找不到合作的適當人選在傷腦筋呢！

琪：這就不用操什麼心，自然……

董：哎呀！我真糊塗！眼前這麼一位優秀的人選我都疏忽了！

琪：我？（吃驚）

董：是呀，怎麼樣，心琪兄如果能够投資合夥的話，我真想與你有福共享，就憑我們的交情，這幾十年的來往好處當然不能讓給

外人……

△心琪頗爲動容考慮著

琪：這……？

△培娟與董妻談笑下樓

妻：我先生紡織生意作得大的不得了，賺了不少錢吔，可能就要出國考察業務，順便帶我到歐美國家旅遊觀光呢！

娟：那你們是二度蜜月囉！我真羨慕你們，不像我老公一天到晚就趴著書桌上作文章，平常都難得出趟遠門！

妻：二度蜜月？……跟他！得了吧！妳看！他那付土財主暴發戶的德性，算了！一點情調也沒有。

董：好啦，太太就別出我洋相

娟：心琪，趙太太家馬上都準備出國了，你從來都沒有好好陪我到外面玩過！

琪：呃……

董：嫂子！沒關係，心琪兄正打算和我合作，到時我們兩家就可以一塊出國做這個……「二度蜜月」

娟：真的（興奮）

△心琪猶豫一會

琪：對，別看我平常只能搖筆桿寫東西，做起生意來我自信還有一套

董：這麼說你是……？

琪：我願意參加股份與你合作！

△董格平夫婦異口同聲

董：那真是太好了！

妻：那真是太好了！

琪：兩位真是夫婦連心！

△琪，娟不禁笑了起來，董氏夫婦也尷尬跟著笑著

△何嫂提著菜籃滿身大汗的進門手裏拿了封信

何：先生，太太

娟：噢！妳什麼時候出去的，我以爲……

妻：這就是你們家剛請的佣人呀！

何：一大早怕吵醒先生太太，所以就先去買菜。

娟：（對董妻）那我誤會她了。

何：先生！有你一封信從美國來的信！

娟：美國？

琪：拿來我看！

△何嫂交信後即退，心琪細心的拆閱

董：你們有親戚朋友在國外哇！

妻：挺不錯嘛，以後出國觀光還可以省筆旅館費

娟：誰的！上面說什麼？（沉不住氣）

△心琪揮手示意安靜繼續注意看信

琪：噓——

△培娟，格平，董妻，三人相覷莫名其妙

△心琪突然喜悅大叫

琪：嘩！太好了，叔叔馬上就要歸國探親了！

娟：叔叔？我們什麼時候冒出來一個叔叔，從來沒聽你提過！

琪：咳！……我這個叔叔可大有來路！

妻：真的！那一定很了不起？

董：我最崇拜有來路……！我是說有能力的人物，說來聽聽……！

琪：嬌嬌過世後他就立志要創出一番事業而四海爲家，不僅心胸寬大也很豪爽……這棟別墅就是他老人家送給我的！

妻：嘎！慷慨吔。

董：這房子小說也值個幾千萬，他可真大方。

娟：我們真的有那麼好叔叔！

琪：所以我才高興呀。

董：那麼這次他一定是衣錦榮歸，回國探親一方面也可能投資囉。

琪：我想應該是，出國前我記得他曾表示過一定要闖得轟轟烈烈的回來。

△格平董妻不禁吞口水。

娟：幾號回來呢，我們要好好佈置熱烈歡迎才對。

妻：應該的！

琪：他信上寫後天中午可以抵達臺灣。

董：最好早點著手準備！

妻：這個我最內行，我知道一個國際飯店，那裏的總統套房真不錯！先安排他住在那裏，再帶他到臺灣各處名勝古跡去遊玩，我可以……

董：妳這些點子都過時了，還是由我負責作嚮導，一下飛機就直接到觀光理髮廳先來他個兩節，然後到北投洗三溫暖，再找家旅

社休息……

妻：你敢！……看我不剝了你的皮！！

董：開玩笑的……我哪有膽子。

琪：其實怎麼安排都一樣，不過我想讓叔叔住在家里，他一直都很孤獨，這次回國必然很希望和親人聚聚。

娟：家裏忽然多添個人，又是長輩，怪拘束的！

琪：爲長輩盡孝，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

董：對！讓叔叔享受天倫之樂！

妻：怎麼你也叫叔叔？

董：（眨眼暗示）呃！我從中學時代就和心琪是好同學，到現在又是好朋友，何況……我們的子女都彼此認乾爹乾媽……憑

這些……他的叔叔當然也是我的叔叔。

妻：（與有榮焉）對叔叔應該叫叔叔（興奮笑著）哈哈……

△大家都被引笑起來

——幕落——

第二幕

啓幕

時間 距第一幕兩天後的下午

△何嫂提了桶忙著擦拭家具

△幼玲坐在沙發上看報紙

△何嫂差點不慎打破花瓶

△幼玲著急提醒

玲：媽！小心點！我們不要打破人家東西。

何：唉——年紀大了，手脚都不聽使喚。 噢！不是說什麼要畢業考了嗎，今天怎麼沒去圖書館？

玲：簡直豈有此理嘛！噢！等下才去。

何：你在看什麼？

玲：趙叔的社論。

何：怎麼啦！

玲：哼！他的文章表面上冠冕堂皇其實內涵膚淺的很！……說什麼社會上的崇洋媚外心理日趨嚴重，留學生要負大部分責任，因為他們素質良莠不齊而造成，呼籲有關單位今後對留學生嚴格考核並限制名額！

何：這有什麼不對？

玲：媽！妳想想看一個整天祇會躲在家打麻將的評論家，會了解什麼社會陋息。我看該出篇自我檢討專欄。

何：小聲點！

△幼玲自覺低聲問

玲：趙叔一家人呢？

何：聽說有個親戚今天要從國外回來，他們忙著接待去了所以我再把房子打掃一次也比較乾淨！

玲：難怪。還好！

何：媽在這幫人做事，妳又是晚輩，再怎麼樣我們也不要太說人家的不是。

玲：我是氣不過那些盲從的讀者，竟然公推他是個很有魄力的社會改良工作者，說他非常敬業盡職，對現實缺失敢於發表敢於批評：

何：好了，高材生你到是不滿意，那也可以寫篇稿子發表不要在屋裏嚷嚷了。

玲：哼！我才不屑跟這些言行不一致的社會改良工作者爲伍。我要出國深造，等拿到博士學位再回國，做個默默耕耘者。

何：你打算出國？

玲：喔！是的，媽！忘了告訴妳，我已經通過托福考，我想畢業就去，不過還是先要跟妳商量：

何：出國！需要不少錢吧！

玲：大概二十萬就可以下來。

何：這麼多——

玲：我問過了，如果把鄉下的老房子賣掉可以勉強拿個十五萬，再加上銀行裏的二萬還差個三萬！……

何：那房子是妳爸留下來的！

玲：我知道……可是……等我拿了學位回來，賺的錢可以買比那更好的房子，而且……我好不容易才考取的！

何：好吧！我來想辦法……

玲：我就知道您會答應。

何：幼玲，妳一定要好好唸，媽賺錢不容易，媽……

玲：我會的……謝謝媽。那我走了，我要去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同學。

何……：嗯，妳去吧！

玲：再見！媽妳真好。我今天可能住在同學家溫習功課，明天早上回來！

何：多注意身體，別著涼了。

△幼玲已離遠

△何嫂若有所思

△取下指上金戒在手上秤量著……搖頭。

何：三萬！到那去湊呢！唉——

△門鈴響，一次，二次

△何嫂回神

何：來了，八成這孩子又忘記帶什麼！

△趙子邦衣著樸實出現門口

邦：趙公館嗎，我找趙心琪先生。

何：對不起，他不在家，有事嗎？

邦：我是心琪的叔叔，這次回國來看他

何：哦！他們正好到機場接您呢，請進。

△何嫂領子邦進客廳

△子邦跟隨在後神情怪異搗著褲後狼狽跟入

邦：好幾年沒回來都不認得路了！

何：趙先生您怎麼了？

邦：剛才找門牌的時候不小心滑一跤把褲子磨破了！

何：原來如此！我去拿針線替你縫。

邦：（尷尬）那真麻煩妳了。

何：沒關係，不麻煩。

△子邦瞧何嫂入內後亦進書房匆忙脫下破褲

△何嫂拿針線出並替子邦沏壺茶

△子邦隔著牆角歪著身子，遮遮掩掩的遞上長褲。

△兩人都有成年人的尷尬和強自鎮定

△何嫂接過長褲細心縫著

邦：謝謝哦，您是！！

何：我是這裏的佣人，他們都叫我何嫂。

邦：多虧妳，否則待會還真不好意思和他們見面呢。

何：哪裏，這是我應該做的。

邦：看樣子心琪日子過得還不錯囉！

何：嗯！先生很會寫文章報紙上常常有東西發表，夫婦倆很恩愛，還有個漂亮的女兒。

邦：叫……家倩是吧（喜悅）！我就知道多年不見這孩子一定會有出息，他們日子過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何：先生太太一大早就去機場了，怎麼會沒碰上呢？

邦：我是跟貨櫃船一塊回來的，大概信上沒說清楚！

何：趙先生是在船上工作嗎？

邦：興趣！跑跑碼頭到處走動，一方面遊覽見見世面，也可以鍛鍊鍛鍊筋骨，別看我年紀一大把了手腳還蠻俐落的！

何：難怪，滑破了牛仔褲，人倒沒有摔傷！你比牛還強壯！

邦：（大笑）您真會說笑話。哈哈！

何：老年人嘛活了大半輩子，開朗些日子過得才有點樂趣！

邦：對！年青人有年青人對未來的看法，老年人就有老年人對生活的體驗。隨著社會的改變，大家庭的時代結束了。孩子長大後就不願意和父母同住一個屋頂下，說怕老年人囉嗦……保持距離，以求清靜。

何：所以兒女長大成人之後，我們反而有種「若有所失」的感覺，覺得自己被遺忘了，老人家除了整天守著房子，就是擔心孩子的去向。

邦：我看過一篇報導……說什麼和長輩住在一起……往往免不了有「代溝」的問題，代溝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兩代觀念不能溝通啦……彼此之間都各自以為是。這問題在美國很流行，有人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老年人的墳墓，這話並不是言過其實，在我們處處學習歐美的今天，這點千萬別跟上。

何：這倒可以放心，我們臺灣不但是兒童的天堂，也是老年人的樂園呢……喏！補好了；試試可不可以。

△子邦接過看看

邦：唔！手工很好，可是膝蓋這還有一點！

何：對不起！老花眼沒注意到，我再補補！

△培娟董妻濃裝豔抹身穿禮服，捧著大包小包東西上。

娟：奇怪！太陽不大，天氣這麼熱，尤其……穿了這身衣服出門還真不是味道。

妻：最氣的就是人沒接到，還捧了一大堆東西走來走去，真想找個人罵罵！

何：太太回來了。

△何嫂放下針線奔至門口幫忙拿東西。

△董妻一進門即望見子邦在書房。

妻：（諷刺的）喲！何嫂！你有客人呀！你的客人真有學問！

何：不！他是……

妻：我說趙太太，妳們家傭人也真的……！主人不在家，倒挺會利用時間！

娟：何嫂妳應該招待他到妳房裏去嘛。

△子邦急忙出來要說什麼！又縮了回去

妻：呔！（驚叫），他還沒穿褲子呢！

△子邦拿過何嫂遞進來的褲子

邦：對不起！對不起。

娟：何嫂！妳也太不像話了！

何：（忙解釋）不是，太太，他……

妻：哼！還好叔叔沒來，否則成何體統！

娟：何嫂！趕快把你的客人送走。

何：可是……

妻：怎麼啦，還依依不捨呀！

娟：待會叔叔就要來，別慢吞吞了！

何：這……他……

妻：妳不方便說那我說；這位先生！我們有貴賓要來，這裏須要佈置一下，請你趕快離開！

邦……好！我馬上走（對何嫂）對不起！

娟：唉——好了，快走吧！何嫂我不會饒你！太丟人現眼了。

△子邦狼狽走出，苦笑。

妻：這次；叔叔回來是關於我們倆家的前途，差點就讓妳攪和了。

何：誤會，這是誤會！

妻：我親眼瞧見的誤會，到現在還想狡辯！

△何嫂受委屈難過

娟：你也上了年紀，女兒都這麼大了，唉——妳回房去吧！

△何嫂無奈入

妻：真不像話，還好我們先回來。我看妳還得再換傭人。

娟：等她作完這個月再說吧！

妻：我們現在要怎麼弄呢？

娟：心琪準備把房間讓出來給叔叔住，我們搬到樓下來。

妻：那多不方便，乾脆就住到我們家來……

娟：不行，心琪會不高興！

妻……：那樓上最好重新裝潢弄漂亮點，對！要歐美式的設計佈置。

娟：這一點我倒沒想到。

妻……：要安排叔叔在這覺得跟住在美國一樣習慣，吃飯時……多弄點西餐牛排，生菜沙拉！儘量合他的胃口……然後……

從現在開始也要多講這個英文會話！

Good Morning uncle !

Good day My dear uncle !

Good night My dear uncle !

△心琪、格平、子邦三人同上

琪：我們到詢問服務臺去查您的坐機班次都沒有結果，本來擔心今天您不會回來了，想不到！叔叔竟然是坐船來的。

董：還好心琪認出叔叔來，不然……在巷口又要錯過面囉！

△培娟，董妻至門口迎接

妻：噢！（對子邦）你怎麼又回來了？

娟：心琪你認識他呀！

琪：他就是叔叔！

△培娟，董妻聽後大驚……

娟：噢！他就是叔叔呀！那個從美國來的叔叔！

妻：哎喲！我的媽！希望不是真的！

董：你們見過面！

△兩人尷尬答不出話

△子邦不以爲忤的笑著替其解圍

邦：見過，見過，我剛才進來過以爲走錯屋子，所以又出門啦。哈哈……

董：（恍然）難怪！

琪：叔叔的行李呢？

邦：帶來帶去不方便，暫時托人保管！

娟：叔叔請坐嘛（不好意思）

邦：妳大概是培娟吧。

娟：（羞怯）是的……

邦：心琪可真有眼光娶了個漂亮的太太，哈哈……

娟：叔叔對不起……剛才……

邦：沒關係，我不會放在心上。

琪：怎麼回事呀？

邦：都怪我粗心大意，沒把行程說清楚，出了點小誤會。哦！他們是……？

董：（毛遂自薦）我叫董格平（遞張名片）我和心琪是從小的好朋友……以前的好同學，現在的好兄弟……所以我也應該叫你

聲叔叔……這是內人。

妻：（慚愧）叔叔好……

邦：不敢，大家總算見著面啦！（安慰）

△兩對夫婦也感欣喜

妻：我提議應該好好慶祝一下，替叔叔接風洗塵。

董：附議！我對於臺北的各西餐廳大飯店都很熟悉，我們去包準可以打折扣！

琪：叔叔這樣安排好嗎？

娟：待會罰我一杯酒給叔叔賠罪！

邦：好……你們看著辦，不過……

琪：叔叔儘管說。

邦：我想請何嫂一塊去！

董：何嫂？

△眾驚異

邦：我覺得她才是今天的主客！

妻：（賣弄）of course！of course！

——落幕中有諷刺音樂——

第三幕

啓幕

時間：第二日早上

△趙心琪整理書桌上的稿件

△培娟董妻無精打采坐於沙發等候

△格平心神不寧來回走動

董：都已經九點多了，怎麼還沒回來？

妻：誰曉得……一大早就被你吵醒趕來這，結果……叔叔不在家。

琪：（苦笑）連我都不知道他去什麼地方！

娟：會上哪兒呢？……最奇怪的是何嫂也不見啦！

妻：何嫂真厲害！

娟：怎麼說呢？

妻：妳想想看，一個窮寡婦賴上個有錢的孤老頭……不打他主意才怪呢！

董：太太妳別再亂說話啦，昨天鬧得還不夠呀。

妻：這次：我可有事實根據，你沒瞧昨天酒席裏，叔叔左一個「何嫂多虧了妳」，右一個「謝謝你了何嫂」……聽得鷄皮疙瘩都起來了！

娟：經妳一說，這裏面……好象真有點明堂？

琪：女人就是會東猜西想，等叔叔回來就知道怎麼回事……。

△董妻愈想愈不是滋味

妻：不行！我絕對不能讓何嫂佔到便宜！

娟：你說什麼……

妻：沒什麼！我是說……叔叔要是一個人孤單寂寞，我倒有個合適的人選介紹給他！

娟：誰呀？

妻：我姊姊……田筱德！

△格平正欲喝水，聞言噴水

娟：合適嗎？

妻：一定合適！她今年……還沒有結婚，到現在仍然是小姑獨處哩。

娟：你姐姐……年紀比你大囉？

妻：不……我是說……是……其實不是……哎呀！她只是眼光高，喜歡挑挑對象而已。

△子邦何嫂慢跑入院

△入院後兩人同作暖身操緩和一下

何：這幾年！我已經養成晨跑的習慣，不但精神很好，也很少生病啦。

邦：的確：大清早活動活動可以呼吸新鮮空氣……生活也顯得有規律……。跑了一身汗以後回家就洗個「冷水澡」。

△子邦作了個滑稽動作逗得何嫂笑彎腰

何：哈哈……

邦：噢！不一塊進來。

何：我得把院子打掃乾淨。

邦：那妳忙吧。

△子邦提了包東西進

△格平第一個發現搶先問候！

董：叔叔早！昨晚睡得還好吧！

妻：一大早您就去跑步啦。

娟：我們等著叔叔回來一塊早餐！

琪：叔叔要不要先換件衣服？

邦……：剛才我和何嫂在巷口吃了套燒餅油條，味道還真不錯，所以也給你們帶了幾套，你們吃吧，我進去沖個涼。

△子邦入

妻：怎麼得了，這樣下去怎得了，趙太太……！我們一定要阻止這件事，你得去跟何嫂說清楚！叫他打消念頭，最好……打發她

走。

娟：真不懂！何嫂有什麼好？

妻：沒關係！我現在就把我姊姊帶來，格平我們走吧！

董：要回去啦太太，才剛來？

妻：走走走！回頭我再跟你說清楚

△格平被董妻拉出

董：心琪兄，嫂子那我們等下再過來——

琪：好！待會見。

何：董先生，董太太再見。

娟：心琪，你不覺得他們夫婦怪怪的，尤其叔叔回國後，三回兩頭往我們家跑……萬一——

琪：也沒什麼嘛，畢竟總歸是我的親叔，何況格平擴建分廠我也參與投資，再大的好處也不怕被他搶去，有道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何嫂掃好庭院欲回房間

△培娟想了想將其叫住

娟：何嫂！我有話對你說。

何：太太有什麼吩咐！

娟：妳先坐下。……我知道你工作很勤快……我也知道你一直很拮据，女兒還在唸書，丈夫又死得早——

何：太太——

琪：培娟！

娟：我曉得啦！所以……我打算給你一筆錢——

何：這——

娟：當然啦，我是有條件的，希望妳不要再纏著叔叔。

琪：太太……你小說看太多了！

娟：你讓我處理行不行！……我的意思呢……也就是……最好妳能換個環境，我會幫妳留意的

△一個光圈打在何嫂身上

△OS和培娟的話重疊。

娟：當然……我也不是嫌妳，可是……叔叔是我們唯一的親人，而且……你是個寡婦，女兒又大了，總是不好，雖然叔叔也許不計較，但是你要了解……你是個下人，妳的處境……我很諒解，所以這三萬塊就算是補贖。

OS玲：媽！那邊學校已經考上了，我想畢業就去，畢業就去，畢業就去，不去很可惜，二十萬，很可惜，二十萬，我一定會好

好唸的……二十萬……差三萬……差三萬……謝謝您，媽！妳真好，真好，不去很可惜，媽，您真好！
何：好……我答應。

娟：會那敢情好：我待會就把錢給你。

△何嫂黯然退

琪：連個佣人都容不下！

娟：家裏面的事，你少插手，而且……我這是幫你哋，難道你看不出何嫂在打叔叔的主意……連他自己都默認了。

噢！奇怪，你爲什麼要幫他？……原來你對何嫂……？

琪：她那麼老！

娟：那麼……是她女兒，她很年輕噢！

琪：哎呀！太太，妳扯那去了！

娟：要不然……你爲什麼幫她說話……你給我交待清楚！說！

琪：別無理取鬧好不好……搞得我火氣也大了。

娟：你火氣大！我火氣比你更大！人家胳膊都往裏彎，你反而說我無理取鬧！

OS 邦：誰火氣大啦？……我這兒有清蓮解毒散！

△子邦拿藥瓶出，見狀不明

娟：叔叔，心琪他欺騙我。

琪：妳幼稚！

娟：你自己呢？一個人踏三條船還敢說。

琪：我們不要吵了好不好。

娟：你怕難爲情是不是？……我不怕，反正豁出去了。

邦：好了好了，你們夫婦倆以前不是挺恩愛的……爲什麼事在起爭執？

琪：呃……？

△兩人都停下來想

邦：夫婦之間最重要的是相敬如賓，你們這樣吵架，連個理由都沒有……

琪：是……培娟想再換個佣人！

邦：何嫂不是作得蠻好嗎，換佣人！我反對！……不行……

琪：是啊。

娟：你！

△培娟生氣入

邦：培娟！

琪：別理她……這麼大的人了，還跟小孩一樣。

邦：你們也真是的！在國外想請個佣人，真是不簡單，先要到介紹所掛號登記，好不容易排到了，人家還要看看工作環境合不合適，否則還不幹哩，那像你們東挑西揀的。

琪：美國那個地方顯然與我們不同，因為他們在經濟、軍事方面有極龐大的潛力，對於世界的未來也具有影響……先天的條件就比我們好，更何況就連低層勞工都有職業工會的保護，所以——

邦：不！美國之所以有今天……是因為有持續不斷的移民浪潮帶來大量勞力和合於經營企業、發展工業的特性基礎上，這個基礎就是提供合理的工作環境。工作者能够憑己意願努力生產！

琪：可是他們用低廉的價格到處搜刮原料，却不開採本身擁有的豐富資源，憑藉海外的投資……尤其重工業的投資獲得龐大利潤，美其名是慷慨協助開發中國家工業起飛，難聽一點……就是實行經濟侵略，在國防上，他們賣完槍以後，也賣防彈背心，這叫關係企業，在其他各地先進國家……對弱小之國提供的援助大概會得友誼作爲報償，但是美援例外，美援贏回來的總是誤會。

邦：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所以強國之道爲何？也就是如此……

心琪！你的評論的確很精采……但……難免也有些偏激之處……做什麼事都一樣……不要太主觀……這樣……你的判斷才能更正確。

琪：謝謝叔叔的批評。

△格平董妻，田筱德入。

△田筱德是個陰陽怪氣的老處女，有點自大、狂妄、小家子氣。

妻：叔叔呀！我們來了。

董：我們是特地向叔叔請安的。

邦：早上不才剛見過嗎？

董：禮多人不怪嘛！

妻：對！對！

琪：這位是……

妻：是我姊姊，聽說叔叔回國了……她一直想來拜訪……所以……我把她帶來，反正大家都不是外人。

田：你好：趙先生！

邦：不敢當……請坐。

△子邦將格平拉一旁

琪：你們怎麼回事？

董：呃！……是我太太的意思，她怕叔叔一個人會寂寞，所以……

田：（開門見山）我已經久仰了趙先生的大名，……這是我的中英文自傳……另外附上一份履歷表，請您過目。

△子邦莫明其妙接下

田：（自我介紹）我有嚮叮嚀的學歷和輝煌的經歷，曾經是婦女會的主要幹部，倡導過獨身主義，發表過男人骯髒論，著作有菓菜美容和營養經等書。

邦：田小姐來的目的？

田：時間總會改變女人的一切……我深深體會到這句話，……以前來不恥下問，你沒有太太的管束……我沒有丈夫的拖累……看來……應該是……理想的一對。

△子邦糊塗傻了眼。

妻：叔叔覺得我姊姊怎麼樣？

邦：嗯……很有個性。

妻：她大老遠的趕來，叔叔不請人家出去走走？

邦：（亂了方寸）有必要嗎？

董：這是理所當然！應該的。

田：「這件事」得非常慎重！……我覺得應該找個安靜的地方像茶室咖啡廳的好好談談！

琪：我想（解圍）「這件事」由於太突然了，叔叔也沒作好心理準備，最好……改天約個時間。

邦：對對，另外找個時間。

妻：（掃興）既然叔叔這麼說，那明天早上吧！

邦：可以！

田：明天早上？對不起打擾了，告辭！

邦：慢走！再見。

△董氏夫婦至院內突停腳

董：我看……妳也別攀關係了，叔叔好像很不自在，還是照我的計劃。

妻：剛見面難免生疏點，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董家人倖倖離去

△子邦不禁喘口氣

邦：田筱德！天曉得！

琪：他們到底想幹什麼？

邦：也是一番好意……祇是……消受不了……你也應該進去安慰培娟啦。

琪：別理她！不會有事……

△琪看邦，終於入

△何嫂穿戴整齊出

邦：咦！何嫂！你要上那去啊！

何：我不做了！

邦：不做了！何嫂！小孩子嘛！別跟他們一般見識！

何：是我自動辭職的！哦！趙先生，麻煩妳跟太太說一聲，三萬塊算我跟她借了……

邦：三萬塊？到底怎麼回事？

何：說起來……還真對不起你！

邦：我？

何：我實在太需要這些錢了。不然——趙先生，……您是個好人，你一定要幫這個忙……雖然……

邦：等等！等等！你把我搞糊塗了。到底怎麼回事，坐下來慢慢說！

何：怎麼說呢！……最近我需要一筆錢……（邦欲插嘴）不是的……在臺北我沒有朋友……所以我想先向太太預支幾個月的薪水

，沒想到我還沒開口，太太就……

邦：那三萬塊是——

何：太太以爲我對您……對您有……

邦：這從何說起嘛……真是——

何：所以很急着要我走——

邦：真太不像話了。

何：太太也是一番好意，

邦：唉——後來呢……

何：後來……太太要給我一筆錢，要我快走……我知道假如我拿了，就等於承認……但是……我真的很需要錢。

邦：太委屈你了。

何：所以……

△幼玲與高采烈回來。

何：我承認對你有好感……

△幼玲大驚，在門口偷聽，

邦：（安慰地）我了解了。

△幼玲憤怒欲出

何：我真的很對不起你，我不應該連累你的。

△幼玲再次偷聽。

何：我不應該拿太太的錢的……可是我唯一的女兒要出國念書，這是她最大的願望，我這個做母親的一定要湊到錢讓她去……要

是我不拿那筆錢，太太還是要辭掉我的……那……我上那去借……

邦：天下父母心——可是也犯不著——

何：我已經是個上了年紀的人了，能照顧孩子的日子也不多了，孩子好，是我最大的心願……這次太太誤會我對您有企圖……要

拿錢給我，趕我走，要不是因為孩子……我——趙先生！連累你了。

邦：我不打緊！你的名譽——

何：趙先生！你真是個好人。

△幼玲傷心離去！

何：謝謝你……太太的錢我不會白拿的，……等我再找到工作我會還他的……

邦：不……不……我剛才已經跟心琪商量過，你繼續做下去……

何：可是——這——

邦：錢的事情你放心，這件事就別再說了……

△格平上，見狀，又下，再上

董：嗯……有沒有人呀（故意地）

何……(下)

△子邦轉身兩人同時嚇一跳

邦：噢？你又回來了！

董：我剛才忘了，有件大事要找叔叔商量！

邦：大事？

△格平神祕四處望

董：心琪不在！

邦：他回房休息啦。

董：(暗喜)那也沒關係，以後再告訴他。

邦：什麼大事，很重要吧。

董：我有個發大財的機會要讓叔叔分享，近幾年來……我國紡織工業快速的發展，產品精良已經達到國際水準，不但出口增加，

品質更受歡迎。並參加了本屆國際紡織商展，預料會收到大批的訂單，因為……利潤優厚，所以……想邀請叔叔加入股份。

邦：要我投資？

董：保證穩賺不賠。

邦：那麼有把握？……好！我想聽聽你業務進行的方針和如何的將產品打入國際商場。

董：目前……我國工商業雖發達，但是距離先進國家仍然有段距離，因此必須儘量的學習外國產品的優點。這已經到了相當水準，成品足以亂真，即使打上歐美名牌商標在市場上也能暢通無阻。

邦：這表示產品精良，發展潛力很大！

董：是的！一方面基於國人對於國產品缺乏信心，消費者不愛用國貨，另一方面又因為產品商標尚未在國際打開知名度……因此不得不遷就國外已成名的商品拓展銷路，這樣……一來不但符合消費者「崇洋迷信」的心理，也使我們的產品安穩的寄生在名牌的商標裏，賺取外匯，叔叔！您看我這個腦筋動得不錯吧！

△格平洋洋得意說著

△子邦聽後憤憤不平

邦：糟糕透了！你這種行爲根本就是投機生意！雖然開始時可以大撈一筆，一旦讓消費者查獲，非但在內銷市場發生困擾，在推展外銷市場也將造成重大障礙。「三流貨色打上中華民國，臺灣製造，一流貨色却用上僞冒歐美國家的商標」，無論如何都不會符合你長遠利益的設想。這不但鼓勵了崇洋媚外的心理，更嚴重破壞國人民族的自尊心。

董：可是……我的生意現在不是做得很好也賺錢啦……並沒發生你所說的嚴重後果……即使被查獲，多數也是以易科罰金，代替判刑，罰金也不高，我們可以不在乎。

邦：（激動）這就是你違背商業道德的可恥觀念，還敢參加國際商展！真是丟人丟到國外去了！……就是少數像你這種不肖商人把我們國家信譽搞壞，使我們受到輕視在別人國家裏抬不起頭……你……你給我滾出去！

董：別發火啦，我找你是商談合股投資賺大錢的機會，您這樣就太不近情理！

邦：我對事！不對人！像你這種奸商人人喊打，不僅短視，簡直無恥！你最好馬上走！要不然我真會去檢舉你！

董：天生萬物必有一用，……我成了受氣包了！

△子邦欲大吼

△董格平揮手示意暫停

董：我知道！滾！

——幕落——

第四幕（第一場）

啓幕

時間：燥熱的下午

△董氏夫婦在院內竊竊私語

△客廳裏正播著熱門音樂

△瑞華：家倩在跳舞，瑞華姿態極爲惡劣

△田筱德打扮的花枝招展與第一次出現趙家迥然不同。

△瑞華不停

倩：走開！我告訴你，我有一大堆男朋友，你啊——（忽然想到田筱德在旁）

△田筱德對其瞪眼，假裝嫌唱機聲太大，受不了

田：小聲一點，我精神都快崩潰了。

倩：你看你！

瑞：（笑了笑）嘻！阿姨！我表演一支最流行的狄斯可給您看……

田：我那有心來看你跳舞。

倩：田阿姨等我叔公都不耐煩了，你別找挨罵。

瑞：這……你就錯了，在美國這種舞從老跳到小，每個人都有一招……我是怕你叔公待會請阿姨到舞廳去，她不會跳就出洋相啦！

田：（不安）真的嗎？

瑞：當然！很多歸國華僑都是這樣，我敢打包票他一定會去跳舞，到時候……全場就看阿姨一個人乾坐的當花瓶！

田：有那麼嚴重！（斟酌）瑞華……你可不可以教阿姨跳你那種舞？

瑞：好哇！！沒問題。

瑞華重新放好唱片

倩：阿姨！他那種太醜了，我的比較好看……而且一學就會！

田：（樂不可支）好！好！好！我兩種都學。

△田筱德夾在中間胡亂跟著比劃

△趙氏夫婦將子邦勉強從裏推出

邦：多彆扭，我不太想去！

琪：沒關係，叔叔只要應付一下就行了。

娟：對！可千萬不要答應什麼。

邦：就是因爲這樣，我覺得好像欺騙人家。

△田筱德學得正起勁，望見子邦急忙收斂坐好。

倩：阿姨來嘛！繼續跳嘛！

瑞：是呀！妳跳得不錯！

田緊張搖手暗示，一面又恢復原先冷漠表情

家倩會意收起唱機

瑞：玩得正高興……怎麼不放了……沒有音樂我也照跳不誤！

倩：好啦！二百五。

邦：對……對不起……讓你久等了！

田：我們可以走了吧！

琪：可以。

倩：田姊姊：你今天穿得真漂亮！

田：是的：雖然我會經標榜過女人的胭脂、口紅、裙子、裝飾品是勾引取悅男人的低級東西，可是……也難免受到時代潮流的影

響，所以我只好改變啦！

△田筱德走向子邦挽著其手

△子邦無奈硬著頭皮，吸口氣出

妻：姊姊：你們要走啦……再見。

董：祝你們玩得愉快。

董妻在其後又愁眉苦臉

妻：他理都沒理你，叫你不要急著打草驚蛇偏不聽，現在什麼都泡湯了，錢再弄不到手，被別人再告你個詐欺……我看你就去坐

牢！

董：別著急……那老小子既然不上路，也不至於把事做絕，何況……他姪子也已經交錢投資了，然後……再利用心琪在社會的聲

望地位，拖他下水，什麼問題不好解決。

妻：對！只要拉住小的，老的也沒辦法，可是……：叔叔那兒都扯破臉了，……姊姊的事……我看……也沒指望了，……跟心琪會不會不好說話！

董：這就是今天來的目的！叔叔已經不接受我們的道歉，我們就挑撥他們叔姪之間的感情。

△瑞華隨著音樂一路跳出

瑞：爸！媽！人家請你們到裏面坐呢！

董：我們進去吧。

妻：瑞華，從現在開始……你要在何嫂的女兒下一番功夫啦！

瑞：爲什麼！

妻：老頭子對她媽有興趣呀！

瑞：我不喜歡書呆子。

妻：媽在家怎麼跟你說的！

瑞：下回不能再麻煩我了！（正式的）要是出紕漏……妳可要負責。

△董家人進，兩家見面氣氛相當冷場

董：心琪兄：我該怎麼說呢！

琪：你來得正好，我有話要告訴你。

董：你不說也够我們內疚啦，我對於這件事非常的遺憾！……希望能得到你的諒解。

琪：這樣客氣……我反而不好意思。

董：……不好意思！

琪：叔叔本來不想赴這個約會，我和培娟也覺得他們不合適。感情這方面的事本來就勉強不得。

董：原來你是說這個！

妻：（竊語）他們大概還不知道怎麼回事……我看……要先下手爲強。

娟：你在說什麼呀！

董：哦！昨天我已經和叔叔商談過合股的事了。

琪：（驚訝！）

董：我們談到業務未來的進行方針和如何開拓銷路打進國際市場。

琪：（勃然）你憑那點這樣做！既然你與我有言在先攜手合作，爲什麼又單獨找我叔叔呢，這已經表示你爲了利益而不顧多年的交情。

董：你誤會了，我董某人絕不會如此卑鄙。何況心琪兄也加入股份投資。

琪：那是我多年全部的儲蓄。

董：由於最近工商業不景氣，公司又大批採購原料擴建廠房，資金一時轉不過來，如果虧損；你也會受到影響。

娟：可是你找叔叔幫忙，事先怎麼不讓我們知道。

妻：其實格平也是一番好意，你想想……叔姪倆談錢的事，不很現實嗎……爲了怕你們不好講話，所以……情願讓人誤會，他這樣做都是爲趙家著想。

琪：事先沒商量好，誰曉得！

董：所以小弟今天專程來負荆請罪，請別見怪，多多原諒包涵！

△心琪培娟見其夫婦如此，反倒不好意思

娟：心琪……人家夫婦都道歉了，就不要再計較什麼。

琪：好吧！既然誤會解釋開了……大家還都是朋友。

△兩家夫婦盡釋前嫌

妻：我一直有個疑問？

董：什麼疑問？

妻：我老是覺得有件事不對勁？

琪：董太太，什麼事呀！

妻：我說的不對……大家也別見怪。

娟：快說嘛……別賣關子。

妻：我覺得叔叔的情況，會不會不如我們實際上想像那樣……

娟：哪樣？

妻：在國外混不開才回國投靠你們！

董：太太！沒憑沒據的妳可別亂講。

妻：我當然有事實證明。

董：什麼證明！

△董氏夫婦自說自話

妻：第一：叔叔要是有意義的話，在國內商業界應該很出風頭。

第二：爲什麼老是穿那件破夾克……還有我先生和他談生意，他都儘量找藉口迴避，一番好意反倒挨了頓罵。

董：（考慮）妳說得也有道理……不可能！

娟：我也覺得叔叔並不像我們所想的樣子！

琪：連妳也如此感覺？

董：心琪兒，如果真有這種情況……還是先了解比較好！

琪：叔叔的確不像從前慷慨大方，但也不能貿然斷言。

娟：回國探親也不送禮，只請吃套燒餅油條，真小氣。

妻：（虛僞）我看！最好調查叔叔的底細！看他到底有幾把刷子。

董：其實真假都無所謂，最要緊就是心裏要有個準備……否則……到時白忙一場空歡喜。

琪：那要如何著手調查呢？

妻：簡單！只要檢查他帶的東西就可以猜出大概。

琪：好，我也趕快了解真象，弄個清楚。

娟：是不是要搜叔叔的房間？

董：只好如此！

妻：那我們去查吧。

董：這樣好了，嫂夫人和我內人進去搜，我們倆個到外面把風，心琪兄意下如何？

琪：我覺得——我們成了小偷啦……

董：這也是不得已。

妻：開始吧！

△大家分頭進行工作

△心琪，格平經過院子時，瑞華與家倩正在卿卿我我

△瑞華發現急忙起身

瑞：兩位爸爸要去哪？哦不！我是說乾爹和爸爸！

董：我們忙正經事，你也來幫忙！

琪：寶貝女兒，你到叔公房間裏幫妳媽找點東西。

倩：叔公房間裏……有什麼東西好找？

琪：別問！去了就知道。

董：瑞華，你就待在客廳替我們傳遞口信，一有動靜就通知妳媽趕緊出來。

瑞：好！真刺激！幹這種事最過癮。

董：快去！

△瑞華家倩立刻執行任務

△家倩進房間後，客廳只剩下瑞華

△瑞華枯坐客廳覺無聊之際，突想起何事，興奮的梳梳頭髮，端正一下衣服

△向裏喊著

瑞：何幼玲！何小姐！外面有位瀟灑的男孩找你。

△瑞華說完急忙坐於沙發，點根煙抽著

OS：馬上來，誰呀！

△幼玲帶著書本匆匆上，顯然在房間裏用功著

幼：誰找我；那位？

△瑞華狡猾的咳聲

瑞：我！妳叫何幼玲，對不對。

幼：剛才你喊我？有什麼事嗎！

瑞：隨便聊聊天。

幼：我心情不好，如果沒有重要的事，對不起失陪了。

瑞：慢點走嘛，你還沒有問我是誰呀！

幼：你是董家的大少爺，我知道。

瑞：別挖苦了，我叫董瑞華，早對妳傾慕已久。

幼：愧不敢當，我對你並沒印象。

瑞：我現在越來相信郎才女貌這句話，一見到妳我就被妳這活潑可愛的模樣吸引住，在我所有認識的女孩中，包括我媽，都沒像妳這麼動人。

幼：是嗎？

瑞：我覺得我們很有緣份，或是上天故意的安排，讓我終於遇上你，成爲妳感情的俘虜。

幼：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沒如你描繪那麼好，真不懂，你目標怎會朝向我，或許有別的企圖，雖然現在我很難過，不過我願意先把明天最重要的一科攔在一旁，冒着被當的危險和你談談，希望這樣對你值得……對我也有幫助。

瑞：值得，當然值得，如能「聊博一粲」，此乃我「畢生之幸事」（自誤）嘻嘻……我也會講兩句文言文。

幼：據我平常觀察，很多男孩追女孩，其目的常在於「追」而非女孩子，於是花樣層出不窮，然後就是……建立什麼乾哥，乾妹

的交誼，最後就慢慢超乎友誼，這無非是一種手段，一種親近女孩的手段，故而追到手之時低聲下氣，一旦死心塌地跟著你時，你又開始有了新目標。

瑞：我覺得男孩女孩在一塊完全是直覺反應，只要兩情相悅就是理想的一對。

幼：原來……你所看見的只是別人的外表，那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

瑞：現在時下年輕人追求的就是享受玩樂，只要日子過得舒服，不就是一種幸福！

幼：是的！你除了將自己扮成闊少爺，穿的是外國進口貨，行則即是小包車，吃則大餐館，從沒想到這些全是父母辛苦賺來的血汗錢，自己只是個寄生蟲，就儘拿這些東西來耍寶，根本無經濟獨立基礎能力，就高談闊論享受玩樂。

瑞：你不要教訓我！幼玲！！人都是有感情的，又何必苦苦作繭自縛，比別人多唸了幾本書也是需要愛的呀！

幼：我並沒排斥，當然我也會嘗試。我說出來的只是一種看法，國家需要的是充滿朝氣活力向上的青年，而不是一些沉迷玩樂享受的紈袴子弟。

瑞：哼！我好意找妳聊天，不想讓妳埋在書堆裏，反而挨妳一頓罵，真不是味道。

幼：我只是勸導並沒有惡言相向！

瑞：還說沒有，妳已經說得我無地自容，嚴重的影響我的自尊心，我……我從來沒有失敗過……

△瑞華說着竟然泣不成聲。

△幼玲被其突如其來不知所措。

幼：我說話也許很直，可是你是個大男生……不應該這麼難過……我要進去溫習功課了。

△幼玲拿起課本回房。

△瑞華見其離去，知道詭計失敗，收起哭容。

瑞：頑固的書呆子！

△瑞華氣得握拳跺腳。

——暗轉——

第四幕（第二場）

燈亮

時間：同天雷雨交加的晚上

△趙、董兩家頹廢的坐於客廳

△尤其心琪一臉悵然所失的感覺

△董妻按捺不住

妻：我說嘛，他的確是個空心大佬官，幸好我們及時查出來，不然還真不曉得會被騙到什麼時候。

董：（嘆氣）唉——太過份了，沒想到叔叔竟是這種人。

琪：（茫然）培娟，這張船票真的是從叔叔那兒拿來的？

娟：嗯。在牛仔褲的後口袋！

妻：你想想，要是有錢的大富翁，可能坐貨櫃船嗎？我還以為坐的是豪華大郵輪來的呢！

董：算了吧，他比我都還差勁，財神爺變成了空心菜。

妻：他怎麼好意思投靠你們騙吃騙喝？

董：這種人我最了解，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有一個賴一個，不找他們找誰呀。

琪：這件事我不想追究了，你們也不必看得太嚴重。

董：不！一個人的信用最要緊，我最討厭就是受到欺騙。

娟：心琪，我要叔叔把我們房間讓回來，讓他去住又小又不舒服的那間。

琪：妳看著辦吧。

△子邦冒雨突然進來。

△兩家怪異的對看，空氣十分沉悶。

邦：大家都在等我呀，真不好意思。晚飯我已經吃過了你們自個去吃吧！

妻：（諷刺）等雨停了我們再吃。

邦：也好，免得淋溼衣服反而沒有胃口。

董：（偽善）叔叔今天這個約會好玩吧！

邦：挺有意思的。

董：怎麼有意思？

△子邦顯然尚未發現情況不對。

邦：起先我們都很拘謹不自在，後來慢慢了解了，話匣就扯開了，彼此聊得也很高興。

娟：那可真不容易，進展蠻不錯嘛。

邦：晚飯就是一塊到餐廳吃的。說到吃……：她可真來勁，猛挾雞屁股給我。還說……：這玩藝蛋白質高要常吃，連最後的飯後水果

來了盤西瓜連西瓜的皮她都不放過，說吃了以後可以降血壓呢，哈哈（笑著說）……：後來我就仔細的分析研究總算有個結論，

發現一個女人如果對感情的渴望不能得到的話，往往就會移轉到嘴的上頭，所以難怪她會終日講究吃的營養，連西瓜皮都吃！

△子邦說完不住的捧腹大笑。

△眾人冷漠，無動於衷。

△子邦楞住很窘但仍不明究裏。

妻：後來呢？（輕視的問）。

邦：後來我終於鼓起勇氣對她說出我的感覺。

董：什麼感覺（審問口氣）

邦：我老實的告訴她，我們本來就不適合在一起，是讓人硬湊合的，即使能勉強過日子也非如她所願。

妻：我姊怎麼說？

邦：她也坦白對我講，要不是日子過得快，青春不再，怎麼挑，怎麼選也輪不到我，約會就此結束。

△子邦說完仍訕笑著。

妻：早該結束了，搞了半天你便宜佔够了，竟然還敢調戲我姊姊。

邦：（驚訝）沒有哇！……

董：好啦，不用解釋。哼！那天平白無故讓你臭罵一頓，今天可被我逮到機會啦，看看到底誰比較無恥。

邦：你竟還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遜，我非得揭露你偽善的面孔不可。

董：你揭露呀！誰會聽你的。還是由我來掀掀你的底牌吧！

△子邦用懷疑目光望著心琪希望得到答案

邦：掀我底牌？

琪：（爲難）叔叔，你不該瞞著我，當初你來的時候要是先表明身份，我們就不會抱著滿懷的希望而至於落空！

邦：（恍然）原來你們已經調查過我！

妻：哼！早就拆穿你的西洋鏡囉。

邦：不對呀？（對董氏）那你們夫婦就更應該巴結我……

董：老趙，我看你叔叔不僅是個窮光蛋，連神經都不太正常。

琪：唉——也不要太讓人難堪，畢竟還是我的叔叔。

邦：（欣慰）姪子總歸姪子，終於替我說了句話。就沖你這句話，我一定會幫助你渡過難關！

妻：他好像真的瘋了！

董：大概受不了這個打擊的刺激。

△子邦猛抽蓄着鼻子望着四週

△衆人大驚以爲其將發作

邦：（大聲）哈啾——儘顧着說話都忘了換下濕衣服，感冒了。

△大家楞着看子邦回房

娟：叔叔，我和心琪想搬回原來房間，復會你把東西讓一讓，住到我們這一間。

邦：好。房子大我住得也不習慣，小一點反而舒服。

△子邦落寞的下場

琪：幫助我渡過難關？一定有什麼原因才使叔叔這樣說！

董：他都已經一文不名了，自身難保還助你渡什麼難關。

娟：你們不是也認了這個叔叔，我看就讓叔叔暫時住在妳那兒好了，我們這房子太小不方便！

妻：（急喊）這怎麼可以呢，親人和外人是分別的。雖然我們家不多個人吃飯，也怕鄰居講閒話，不行。

董：如果他肯當我司機替我開車，我還可以勉強收留。

△電話鈴響

△心琪去接

琪：喂，我是心琪……你是瑞華！找你爸爸？他在，等一下。

董：我兒子打來的。

△董格平接聽

董：喂，我是爸爸，兒子什麼事？吡（驚訝語）房子已經被銀行查封了（搗著話筒怕心琪聽到）要我回來處理……千萬別讓他們找到這來，家裏有個手提箱放有護照，趕快拿出來。

△格平揮汗掛下電話

△發現大家正傾耳聆聽

△格平裝無所謂樣，呲牙一笑

琪：老董，什麼事這樣神祕？

董：沒事！家裏來些廠商要談生意，我請他們改天再來。

琪：對了，關於我交給你的證件資料，買下的股權，那時辦好過戶手續。

董：快了！等原料採購回來，馬上你就可以接管辦理。太太我想別打擾人家太久，該告辭了。

△格平暗示董妻

妻：（覺悟）噢！好。

△家倩慌張從外衝進

倩：（着急）爸爸，你上報了，上報了。

娟：丫頭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你爸的文章是經常上報呀！

倩：（急喘）不：不是。我和瑞華本來去看電影……買了份晚報……突然看到爸爸的名字。

琪：妳看錯了，或許是同名吧！

倩：沒錯！董叔叔的名字排在你前面！

妻：兒子剛才打來電話，就是……

琪：報紙快拿來我看……董氏紡織企業涉嫌惡性倒閉，負責人董格平、趙心琪……（報紙掉落）完了，我的投資完了，我的名譽也完了！

娟：（悲切）你們怎麼好意思害我們哪！

妻：趙太太，妳別……別難過，這也是不得已。

董：（狡賴）心琪兄我是不想拖住你，可是我已經山窮水盡走投無路，本以為只要以您在社會的地位名望，或許能保持公司信譽獲得轉機，沒想到還是垮台。

琪：（喃喃自語）完了……一切完了，多年心血，好不容易在文壇新聞界站住了腳，就這樣完了……你打算現在怎麼辦？

董：臺灣我是待不下去了，我準備舉家逃往國外，幸好我還有筆錢存在外國銀行裏。

娟：那……我們呢？

妻：等我們安頓好了，過了這個危險期，再安排你們來！

董：對，到時你的資金一定加倍奉還。

琪：你簡直恩將仇報！想一走了之！沒那麼容易，我不好過，你也活不了（吼叫）

△心琪崩潰瘋狂的奔向格平

琪：我掐死你！

△一陣混亂

妻：不得了，出人命啦！

娟：心琪，冷靜一點……

倩：爸爸，不要這樣……

△心琪終於被推開

△董格平痛苦的摸著脖子

董：（呻吟）哎喲我的媽！

△子邦，何嫂，受驚動奔上

邦：怎麼回事！

董：（毒棘）趙心琪，別怨我狠心拆爛污，只怪你交友不慎，你不是曾經極力反對崇洋的心理，人才的外流嗎？哼！那麼像你這種「人才」就乖乖的待在國內替我解決財務糾紛，我才不管你的死活！

△瑞華提皮箱匆匆進場

瑞：爸媽，東西我帶來了。

董：好！咱們走。

倩：瑞華，你對我要怎麼交待？

瑞：身不由己，我對妳也沒什麼好交待了。

倩：你的意思……

瑞：妳被甩了。

倩：（難過）媽！

琪：混賬！放開我……讓我宰了他們！放開……

△心琪被按住，董家人驚，欲退

邦：（大吼）都回來！

△董家人又受其吼聲嚇一跳

董：幹什麼？

邦：你真以為走的天高皇帝遠，丟下爛賬就會有倒楣的人承擔。

妻：笑話！難道你趙子邦還有能耐留住我們？

董：別理這個老小子，走吧。

邦：慢著，或許你們想真正了解我的身份。

妻：早知道啦！你來這裏騙吃騙喝，也不是好東西。

邦：到底是誰在招搖撞騙，一會馬上就曉得。

△子邦從口袋掏出幾張紙條交與董妻。

妻：（細看後）格平！這是你開的支票也？

△格平一把搶去

董：沒錯。你手上怎麼會有我的支票？

邦：（單刀直入解釋）你托運成品外銷的貨輪正好不湊巧屬於我的船務公司，而你付船運費的支票銀行都拒收，說起來我也是你的債權人！

董：（恐懼）難道……

△心琪，培娟瞪大了眼驚喜望著子邦

邦：沒錯！「邦琪船運公司」正是敝人所經營！

妻：（馬上變臉）嘎！你就是臺灣的「歐納西斯」呀！

邦：不敢當，但規模也不算小。

△董氏夫婦不知道羞恥的逢迎

董：哎呀，我就說嘛，叔叔的確是不簡單的人物，他們還不信。

妻：我真是瞎了狗眼，原來叔叔是個貴人！

娟：（興奮說不出話）心琪，他！他是我們的叔叔。

△心琪突然抱頭痛苦傷心萬分

邦：你們大家除了何嫂母女以外，大概心琪還把我這叔叔看在眼裏，所以我答應過他一定會幫他渡過難關！

娟：心琪，你得救了，別難過了嘛。

△心琪却越哭越大聲

邦：當初我赤手空拳到國外闖天下：從碼頭工作起，多年的奮鬥總算在船業界佔了一席之地，但還是保持我以往勤儉的習慣，我記得出國前曾對心琪表示，他的叔叔絕不是光叫著好聽，而是能讓他引以為傲。所以創設公司我就取名「邦琪」讓心琪分享他叔叔成功的榮耀。

董：（厚臉皮）嘻嘻；叔叔你忘記我了……

邦：放心，我不會！

董：（會錯意）叔叔真是大好人，您的大恩大德寬宏肚量，我永生難忘

邦：別急著先謝，聽我說完，凡是在商場努力耕耘的正派人物，最痛恨的就是你這種拒絕往來戶，尤其是惡性倒閉，拆下爛污用一走了之來逃避現實，以不要國家不要親友，不要名譽，人格，換取不義之財。這樣的代價值得嗎？只能說你聰明反被聰明誤！

董：叔叔罵的好，我董格平其實懂個屁！

邦：既然如此，我想這也不必送行了，你就自己到法院去吧！

董：嘎！要我自首？

邦：你的大名都上了頭版新聞，債權人早就把你盯牢，休想溜出國外，還是早點投案，免得成了通緝犯。

妻：（傷心）格平要是關進去，就要三年看不見叔叔呀！

邦：不要太感情用事，你在裏面行為良好會提前假釋。如果你肯真的洗心革面，你家裏的生活費我會負責。

董：唉——也好吧，反正我三成罰金也交不出來。

娟：叔叔，他們對你這麼壞，不要饒過他們。

琪：（憤怒）好了，培娟。

瑞：家倩，真高興我們又能在一塊了。

倩：滾你的！我要考大學沒時間。

瑞：你考大學？（忍住笑）

△趙家人驚而轉喜

邦：何嫂，這幾天來只有妳對我最誠懇，雖然我們並沒很深的交往，但妳的服務態度容忍精神，讓人親切敬佩。我決定供給幼玲完成學業拿到最高學位！

何：這……（高興）

幼：不！媽……：我不去了！

△何嫂猶豫望著幼玲

何：這不是妳最大的願望——

幼：我的意思是今年我不去了。……我要找工作，自己賺錢……

何：可是……

幼：媽！我太自私了！

△子邦受感

邦：我看這樣好了，家倩不是要考大學嗎，就讓幼玲做她的家教！

倩：嘎！真的要考啊！（自語）我只是說著玩的。

邦：對！妳的功課就讓幼玲負責。

幼：（興奮）我……可以嗎——

何：謝謝——

△趙家人親蜜歡聚

△董家人不好意思地冷落一旁

娟：心琪，那你以後怎麼辦！

琪：今天的遭遇雖然極富戲劇性，但對我的影響却有重大的改變，也可以說是生命的轉捩點，我不再不務實際的隨便批評，空口

無憑的說大道理，我……

△燈熄

△衆笑

心琪：哎——我還沒說完……

△鑼響

——幕落——

殊途同歸

舞台劇第三名 盧子達



盧子達先生民國十年四月十二日生，湖北省廣濟縣人，國立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畢業、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立大學研究，曾任航空工業局技術員、空軍總司令部計畫官，空軍技術局工程師、科長、中山科學研究院綜合業務室主任、計畫科長，民國六十二年空軍上校退役後，任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正研究員兼計畫評核室主任，民國六十五年十月辭職。現已退休，讀書自娛。自民國四十三年起，除編譯空軍技術手冊千餘萬言外，公餘喜好編寫多幕話劇，曾得教育部、國防部話劇創作獎多次。

殊途同歸 (三幕劇)

演員表：

孫台彥：二十五歲，國內某大學電子研究所畢業，美國紐約某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專攻電腦、英俊健壯，個性豪放、簡稱彥。

孫魯軍：六十餘歲，年青時隨軍轉戰南北，來臺後不久，自軍中退伍，經營小生意。滿臉風霜，剛樸頗有性格。彥父，簡稱爲軍。

孫太太：五十歲，本省典型家庭主婦，忠厚勤儉，慈祥可親。彥母，簡稱太。

陳玉菲：二十二歲，專科學校畢業，家中富有，個性外向，姿容美好，極愛虛榮。彥女友、簡稱菲。

陳太太：五十餘歲，典型闊太太，豐滿華麗，性格傲慢。菲母，簡稱陳。

江建仁：四十歲，某軍事研究單位中校軍官，主持一項與電腦有關之研究工作。精明剛直，簡稱仁。

胡志方：二十六歲，越南華僑，在國內某大學畢業，赴美留學，專攻電腦。個性堅強、體格健壯，簡稱方。

李美芝：二十一歲，華裔美人，紐約某大學學生，美麗活潑，個性開朗，簡稱芝。

洪宗白：四十六歲，中共派美訪問學者，電腦專家，思想穩健，機警明快，簡稱白。

藍肖萍：四十歲，中共派美新聞記者，個性狡詐，風流放蕩。簡稱萍。

毛學羣：五十歲，中共駐美幹部，陰險虛偽，深藏不露。簡稱羣。

時間

第一幕：某年夏天傍晚。

第二幕：二年後嚴冬。

第三幕：冬去春來，某天午後。

地點：

第一幕：臺北市某一棟日式平房庭院中。

第二幕：美國紐約一棟公寓。

第三幕：同第二幕。但因季節不同而盆景略異。

第一幕

人物出場順序：

孫魯軍、孫太太、孫臺彥、江建仁、陳太太、陳玉菲。

佈景：

一棟古老的日式平房，在臺上左側只見到二個大窗口和大門玄關，靠牆放着些日常用具，如掃帚、澆花水壺，庭院佔了主要空間，正面可隱約見到總統府高聳的屋頂和飄揚的國旗，右側是通往巷口的大院門，沉重厚實的雙扇紅漆大門，但略有斑剝的外表。院中有幾株花樹和幾盆盆景。幾把藤椅放在院中。

幕啓：

孫魯軍哼着平劇在修剪庭院中的花樹，夏天的夕照仍有餘熱。他不時揮着汗。然後坐在藤椅上，抽一支香煙，長長的吐一串煙圈。晚風輕吹，很快的將裊繞的煙圈吹散。

軍：（擦汗，吸煙。）太太，太太！到院子裏來涼快涼快嘛！

太：（穿着家常洋裝，趿着拖鞋，自窗口伸出上半身來，笑着。）唉，我要準備做晚飯，那有閒工夫和你聊天哪！

軍：（站起來走近窗口。）你看，太陽還沒落山哩！出來聊聊，有許多事也該商量商量，孩子們快出國了，我們還沒有準備呢！

太：（點點頭。）我去廚房先把電鍋開了，馬上就出來。

軍：（踱回藤椅旁坐下。）日子過得真快，轉眼三十多年，孩子也到了該成家立業的時候。怪不得這個夏天，我似乎老了許多，動一動就力不從心，腰酸背痛的。

太：（端着兩杯冰水，從玄關走下來。）你看，又在老呀老的，還沒有見孫子哪！來一杯冰水，保你精神好多了。（將一杯水給軍，另一杯放在花壇邊沿上。）

軍：（喝水，然後吸一口煙，將煙頭弄熄。）屋裏怪悶熱的，你該出來透透氣兒。

太：（笑着。）今天好像涼快些，你看樹梢兒都在動呢。

軍：（喝完水，將杯子放在花壇邊沿上。）臺彥出國的手續快辦好了，算日子在家頂多兩三個星期，他的衣服行李都整理得怎麼樣？

太：（笑着。）你放心吧！這些事都有我呢。倒是你爺兒倆該到幾個鄉親處走走，辭辭行，別讓人家說我們不懂禮貌。（說完，也坐下。）

軍：你說得是，等飛機票訂了，再去幾家走走。現在我們和美國沒有邦交，真不知道他們讓不讓臺彥去留學。

太：（懷疑的。）美國不會這樣不講理吧！

軍：（搖搖頭。）臺彥是有獎學金的留學生，應該沒有問題的！但這年頭兒世事多變化，等拿到護照簽證才算數。要是走不成，真讓人家笑話哪！

太：（點點頭。）說的也是！

軍：（忽然想起。）你娘家沒有什麼至親的長輩，要不要去呢？

太：（搖頭。）只有幾個堂表兄弟，都遠在南部鄉下，大熱天的，不去也罷！

軍：（望着太太，疑問的說。）雖說臺彥是有獎學金，但飛機票，路上用費，到紐約後總少不了有些特別開支，攏總也要上十萬新臺幣。我們手上的存款够不够？

太：（笑。）有啦、有啦！

軍：（沉重的。）還有，聽說我們這個社區要改建十層大廈，我們將來要分攤多少還沒有定，這筆大款子也得有着落。

太：（很有把握的。）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操心還早哪！

軍：（不同意。）還早？現在政府辦事乾淨俐落，說不定年底就會定案哩！

太：（頗有心計的。）現在蓋房子都是分期付款。我們那個小攤位每個月總有兩三萬塊錢收入，今後臺彥出國了，開支也省一些，繳房款應該沒有問題。再說，我手上有幾個活會，如果需要的款子較多，就把會標到手，可以應應急。

軍：（放心的笑。）你是財政部長，一切聽你的！

太：（徵詢的口氣。）老頭子，說真格的，你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該享享清福，生意不做也罷，把攤位頂出去，省吃儉用的，也能過得去。

軍：（搖搖頭。）現在還早哩，再做兩三年吧！我們又不能指望臺彥去接棒，只好做一年算一年。

太：（語重心長的。）臺彥也不小啦！他和那個叫陳玉菲的女朋友不知怎麼樣？如果先結婚再出國、說不定學成歸國的時候，有胖小子抱呢！

軍：（笑笑。）你呀，總是想抱孫子！現在年頭變了，由不得我們做父母的啦！我看他們感情不怎麼熱，臺彥總是冷冷淡淡的；再說，離出國也沒幾個星期，也不能馬馬虎虎的結婚。何況，女方是有錢人家，正要風光風光。就算他們願意，我們也籌不出一大筆聘金哩！

太：（精神一振。）老頭子，上個禮拜天在街上碰到陳太太，她暗示我不要聘金，還說，他們準備不少的嫁粧，有鑽戒、珠寶，還有美鈔呢！如果要洋房，他們也可送一棟哩！

軍：（略怒，站起。）太太，你看，你看！又小家子氣！我們雖然窮一點，但總不會拿兒子當作搖錢樹呀！這婚姻大事是不能勉

強的，眼前如果答應這門親事，你的兒子會受一輩子老婆氣。

太：（也站起。）呀！你就是窮骨頭硬，娶個有錢的媳婦有什麼不好？你沒聽人家說，某人的兒子考上了醫學院。好多富家小姐拿大把大把鈔票預約，七年之後，老婆有了，連私人醫院都賠嫁過來了哩！

軍：（生氣。）哼！真是財迷心竅！

太：（越說越起勁。）說你不信，我們常去看病的長生醫院，就是如假包換的例子。人家林大夫……

（門鈴響。）

太：（喜笑的轉移話題。）不說算啦！說不定是台彥回來了，我去開門。（走向大門，開門。）

（孫台彥拿着一個大信封，喜孜孜的進來。）

彥：（高興的揚一揚手中的信封。）爸，媽！一切手續都辦好，現在只等訂機票了。

軍：（座下，並將一杯水給彥。）台彥，坐下慢慢說，喝杯冰水吧！

彥：（坐下喝水。）這水不冰。

太：（想去拿冰水。）我給你去拿冰的。

彥：（阻止。）媽，您別忙，我不渴。您也坐下，馬上就要走啦，難得大家在一起聊聊。我還有好多話想說呢。

太：（坐。）這幾天可把你忙壞啦！

軍：（向彥）幾時走？

彥：（想一想。）我初步和旅行社接洽了一下，現在是出國旺季，機票不好訂。恐怕要在七月中，至遲七月底，趕開學沒問題。

軍：（點點頭。）算算也沒有多少日子，把事情弄妥當，我要帶你去幾位伯伯家辭行，然後好好休息幾天，由你媽媽弄些好菜補一補，出國以後，實實在在的去進修，讀個博士回來。

彥：（笑，有信心的。）爸，媽！您們放心！我不會讓您們失望的！說真的，這幾天，我的同學好友都要爲我餞行，再補恐怕新做的衣服就穿不得啦！還是清淡些好，最好是豆腐、仙草和愛玉冰，在國外恐怕不容易經常吃得到。

太：（看看天色。）喲！時間不早啦！我這就去做晚飯，你們爺兒倆好好聊聊。（轉身走進玄關。）

軍：（十分感慨的。）台彥，我們在這兒也快十多年了。想當年從南部你外婆鄉下來到臺北，好像是昨天的事。你在這兒上小學、中學、大學，又讀研究所，受到最好的教育。你自己也爭氣，如今申請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但別忘了我們家就和我們的國一樣，歷經了許多艱難困苦，才有這個局面。

彥：（尊敬的。）爸，我知道！我總忘不了您和媽起早摸夜的做小生意，養家養我。我也記得當年坐在小椅子上，就着小攤子的電石燈做功課的情景。爸！我永遠忘不了您和媽的大恩大德，我一定要好好報答您們！

軍：（滿意的。）好孩子，我們爲人父母的不是指望子女的報答，而是覺得完成了我們的責任，也對得起國家。我當年一個人赤手空拳隨政府轉進來臺，然後從上士班長的職位上退伍。拿了一點退伍金做小生意，很幸運的和你媽相識，結婚成家，然後生下你，總算這些年掙下這棟日式房子和市場裏的一個攤位。目前生活是不成問題。只是，孩子，你現在是高級知識份子，可別忘記我們曾經貧窮過，出身寒微並不可恥，只要正正當當的做人，實實在在的做學問，就會出人頭地。

彥：（堅定的。）爸！您放心，我會的！（站起來。）

軍：（站起來，指着牆頭遠處的總統府和飄揚的國旗，莊嚴的說。）台彥！你看，那兒是總統府，上面飄揚着美麗的國旗，爸爸當年在軍中曾爲她流過血。我們巷口的大街上，曾經無數次的行進着接受校閱的國軍官兵。（得意的笑。）三十年前爸爸也參加過一次。也曾經有過幾十萬個青年學生們的歡呼。（笑着指彥。）你也經常參加過遊行的，是不是？還有，這幾年，爲了愛護國家，表示我們全體國民的團結，元旦舉行十幾萬人的升旗典禮，我們都參加過。這都是鮮明而永遠難忘的事實，你到了國外更要牢牢的記住。

彥：（感動的。）是，爸！

（太自窗口伸出上半身來。）

太：（笑。）喂！老班長又在訓話啦！

軍：（也笑。）我是跟兒子講古，不是訓話！

彥：（也笑。）媽，爸說的才有意思呢！您要不要聽？

太：（把鍋鏟一揚。）我要炒菜呢！（自窗口退入室內。）

軍：還有，你這次到美國天和外國人在一起，一定要有大國民的風度，想當年我在部隊裏也見過美軍顧問，好的不用說，有些

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簡直是目中無人，洋氣真不好受。

彥：這些請您放心，我會好好應付的。

軍：（忽然想到。）對啦！自從美國和我們斷交後，大陸上也派了許多人到美國去留學，也許你們會見面。千萬得當心他們的虛言假話，他們都是稿統戰的。你是第一次面對這些共產黨，想當年爸是和他們刀對刀槍對槍的拚過死活的，我最了解他們的。

彥：（委婉的。）爸，我們出國訓練時，教官已經告訴我們如何去對付他們，再說，他們也不全是壞東西。

軍：（愕然的。）哦；不管怎麼樣，千萬要小心！

彥：（點頭。）是的，爸爸！（猛然想起。）聽說有許多人 and 大陸親人連絡上了，我們有那些親人在大陸？

軍：（有些意外。）哦！這、這……我想不會有什麼親人還活在世上。千萬別找麻煩，你只管好好讀書。

彥：（默然。）……

軍：（轉移話題。）對啦！剛才你媽媽提到你和陳小姐的事，怎麼樣？

彥：（想一想。）「嗯！還是普通朋友！」

軍：（笑。）孩子，我看不是普通朋友吧！陳媽媽在你媽面前談過你們的婚事呢！

彥：（也笑。）爸！我不騙您，我和玉菲的感情似乎有些微妙的隔閡。我們對前途的觀點不一致，對生活的方式也不相同。也許，我這一次出國，會考驗我們間的感情，如果的確有緣份，就讓時間去協調吧！

軍：（點點頭。）也好，如果她真心愛你，她會等的！只是，你別為這事打擾你的進修。這是爸媽幫不上忙的。

彥：（肯定的。）是，您放心！

（門鈴響，彥去開門，江建仁穿着陸軍中校制服上。）

彥：（欣喜的與仁握手。）江中校，好久不見！

仁：（熱忱的。）台彥，聽說你要出國深造，特地來看看你。

彥：（向軍介紹。）爸這位是江中校，是我當預官時的長官。

軍：（與仁握手。）江中校，不敢當！

仁：（尊敬的。）孫伯伯，幸會，幸會！

軍：江中校請到屋裏坐！

彥：爸，院子裏涼快些，還是在這兒坐吧！

仁：（點頭。）好，這兒有花有樹，在臺北鬧市，的確是住家的好地方。

軍：（謙虛的。）我去給江中校倒杯果汁來！

彥：（攔住軍。）爸，我去！（連忙入內。）

軍：江中校，台彥時常向我提到你，有學問又和氣！

仁：您誇獎！我和台彥志同道合，他是我的得力幫手，自從他退伍以後，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助手呢！

（彥端着三杯果汁出來。）

彥：（給果汁軍，仁。）江中校請坐！

軍：（取果汁。）你們談談，我不打擾你們！

仁：（取果汁。）孫伯伯請便！

（軍入內，仁、彥分別坐下。）

彥：組內各位同志都好嗎！

仁：（笑。）都好，都好！他們都要我問候你。還有，大家共同買了一對金筆，祝賀你鵬程萬里！（自懷中取出一盒對筆交給彥。

。）

彥：（接筆。）謝謝，謝謝！真不敢當！（將筆放入袋內。）

仁：（飲果汁，誠摯的。）台彥，你在電腦研究工作上有極大的潛力，此次出國進修，一定會更上層樓。我們過去合作時所遭遇的困難，當然會迎刃而解。等你學成歸國以後，如果能應聘回到組裏來，那最好不過。或者，我們的研究成果會移轉民間，由民間企業發揚光大，仍然可以做國防科學的後盾。到時，你也可參加研究發展的工作，把你所學貢獻給國家。

彥：（欣喜而誠懇的。）謝謝江中校的好意，我一定會照你的指示去進修，只要在技術上有所突破，絕不會辜負你的期望。我這次出去，總得兩三年才能告一段落，希望我們研究的方針大致相同，多多連繫，殊途同歸，才不會發生偏差。這樣才能再度

合作，共同達成預定的目標。

仁：（緊握彥的手。）我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我來看你的主要目的！

彥：（接過仁的杯子。）希望你也有機會出國公差，順便到我的學校參觀，看看實驗室的設備，了解一些新的研究計畫，好好充實我們國內的研究工作。

仁：（站起來走一走。）我們組裏經常有新的研究人員加入陣營，也經常派人出國進修，所以對電子的新發展趨勢相當了解。至於我本人，可能出去訪問組裏的進修人員，順便採購一些設備和材料。回來後即可着手進行下一系列的新研究計畫。

彥：（也跟着站起來。）我已經退伍了，不方便深入了解組裏的新研究計畫。只要組裏需要我，或者要我蒐集新的技術資料，我都樂意去盡力而為。

仁：好，好！我就是希望如此。你好比我們組裏伸出去的一支觸角，有什麼新的資料都反應回來。至於如何決定取捨，全由你去處理。好在你在組裏服務兩年，對我們的大方向有所了解，不致差異太大。

彥：就按照這個大原則去進行吧！有什麼問題，隨時寫信和你連繫。

仁：（拍拍彥的肩膀。）那就一言為定！

彥：（點點頭。）一言為定！

仁：（猛然想起。）哦！差一點忘了問你什麼時候走？

彥：（笑笑。）還沒有決定，機票還沒有訂好，逢到出國潮，由不得我自己。

仁：（誠懇的。）如果你抽得出半天時間，希望你能回組裏來一趟。我們大夥兒要和你喝一杯。記得那一家小湖南館子嗎？黃老闆的小女兒對你可多情哩！昨天還向我打聽你是否退伍了，怎麼好多天沒見你呢！

彥：（不好意思的笑。）你又開玩笑笑了！

仁：（也笑。）台彥，不是開玩笑哦！我們每一次去那兒吃飯，她都特別留意你，有意無意的和你瞎扯。每一道菜都加味得很呢！昨天，我們又去吃飯，就是因為沒有你在一起，連他們最拿手的豆瓣魚都不辣呢！

彥：（也笑。）真的？我當時怎麼沒體會到？如果我有時間，一定回組裏拜訪各位好朋友，向大家辭行，順便再去湖南館吃一頓特別辣的豆瓣魚！

仁：（大笑。）好，好！一定得去，一定得去！

彥：（肯定的。）一定，一定！等時間確定了，打電話給你們。

仁：（忽然想起。）台彥，我好像見過你的女朋友，好漂亮的小姐呀！

彥：（並不熟絡的。）談不上怎麼要好，普普通通！

仁：她叫什麼？那兒畢業的？做事了沒有？

彥：她叫陳玉菲，商專畢業的，家裏很有錢，不在乎她做不做事。

仁：她不想出國進修？

彥：當然想呀，可惜程度太差，托福考不及格，只好望洋興歎！

仁：托福不難嘛！到處是托福補習班，有的是考古題，還有五百五十分保證班，交錢就成！

彥：（搖搖頭。）別信補習班的宣傳，考起來並不容易。何況美國對我們這兒的補習惡風早已清楚，所以採取的防範措施也特別嚴，標準也提高不少，沒有真才實學，瞎碰是沒有用的。

仁：你能申請到獎學金，托福的成績一定相當好。

彥：（謙虛的。）那裏，那裏，也不過六百多一點。

仁：（豎起大拇指。）高，高！

彥：謝謝你的誇獎！

仁：（語重心長的。）現在中共也有許多學者專家和留學生在美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裏，你這次出國進修，可以說是站在第一線和中共短兵相接。你除了進修以外，還要慎防共匪那一套統戰陰謀，這次任務是非常艱鉅，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彥：（誠摯的。）我知道，剛才家父也這樣教訓我！

仁：雖然面對狡猾的敵人，只要我們堅定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原則，就不怕他們的陰謀詭計。除此以外，我們也正好趁這樣的機會，去了解對方的科學水準，尤其電子和電腦方面，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

彥：（有信心的。）我在服役期間，就懂得這方面的道理。一點點心得也都是各級長官教導的。我也深深的明瞭和他們面對面爭真理辯是非，必須智勇兼備。幸好我們自由祖國各方面的繁榮和進步，以及實行民主憲政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這樣一來，

我的言論立場是真實具體的，而中共那些所謂學者專家，憑空捏造什麼社會主義如何美好，四個現代化如何有前途，毫無事實作基礎，謊言是不攻自破的。

仁：（點頭。）你說的很對！出國的時候多帶些自由祖國建設成果資料，和人民自由幸福的照片，可以作為你的有力證據。

彥：（有把握的。）我已經準備了許多有關資料，有些相片是我參加青年自強活動所拍攝的，還有以前學生生活相片，都是真實的寫照。既可以慰我客地相思，更可以給中共那批人看。只要是有理性的人，看到這些相片和資料，一定會在他們心中埋下一粒自由種子，說不定，有朝一日春雷動，就會發芽、開花和結果。

仁：（讚許的。）台彥，真看不出你是一個搞科學的留學生，簡直是外交鬥士嘛！

彥：（笑。）我只是想成爲一個國民外交鬥士！

仁：好一個國民外交鬥士！

彥：謝謝江中校的誇獎！

（軍又自玄關走上。）

軍：（熱忱的。）江中校，今晚就在舍下吃個便飯，好嗎？

仁：（笑。）孫伯伯！謝謝你！今晚有個朋友結婚，我必須參加他的婚禮。（看錶。）啊！快五點多啦，我該走囉！我還要擔任總招待哩！

彥：（與仁握手。）既然你有重要的應酬，我們就不留你啦！過兩天我們在組裏見。

仁：（握手。）我先預祝你鵬程萬里，一路順風。別忘了去湖南吃豆瓣「美人魚」啊！

軍：（莫名其妙。）什麼是豆瓣「美人魚」？

彥：（不好意思的笑。）爸，這是我們在服役時的玩笑話。

仁：（也笑。）對，說着好玩的！孫伯伯，台彥，再見！

軍：（齊聲。）再見！

（仁自大門出。）

軍：台彥，江中校真是個好長官，還特地來爲你送行。

彥：（拿出對筆。）爸，您看，他們大家還送禮物來呢！

軍：（笑。）太客氣啦！好好收着，出國後好好用它！

彥：是！（將筆裝入懷中。）

（門鈴響，彥去開門。）

（門啓，陳太太和陳玉菲帶着一份禮物進來。母女倆都打扮得十分艷麗。）

彥：（笑着說。）陳伯母，玉菲，歡迎，歡迎！

軍：（也笑。）啊！貴客光臨寒舍，歡迎，歡迎！

陳：（和非一起向軍點頭。）孫先生，好久不見！

非：孫伯伯，您好！（將禮物交給彥。）

軍：請到屋裏坐！

陳：（環視四週。）這個小庭院真不錯！還涼快呢！

彥：（會意的。）陳伯母，玉菲，在院中坐好不好？

非：（看花。）好呀！一面聊天，一面賞花，蠻有情調呢！

陳：是呀！今年夏天怪熱的，成天躲在有冷氣的房子裏，怪悶人的，在院子裏坐最好啦！清清爽爽的！

軍：（有些不自在的。）真不好意思，讓客人在院子裏坐，失禮，失禮！

（陳和非坐下，軍仍站着。）

彥：（帶着禮物邊說邊進入玄關。）主隨客便，我去拿果汁。

軍：兩位太客氣啦，還帶禮物來。

陳：一點小意思，倒是我們玉菲花了不少時間去挑選的，好不容易才買到中意的呢！這年頭，臺灣貨沒有什麼好的，這是真正的

日本貨！

非：（阻止的。）媽！別這樣子嘛！

軍：（尷尬的。）謝謝，謝謝！

非：孫伯伯，我媽就是愛用日本貨，其實國內也有好產品，否則如何能外銷呢？

軍：（冷冷的。）是呀！我有個朋友去香港觀光，買回一大堆東西，仔細一看，幾乎一半是Made in Taiwan哩！

陳：有些東西是冒牌貨，我們買的是如假包換。

非：（不是滋味的。）媽，別再說了嘛！

陳：好，不說，不說！

（彥用盤子端果汁出來，分送陳、非和軍，自己也取一杯，然後放好盤子。）

彥：（不明白的問。）什麼如假包換哪？

軍：（冷笑的。）孫太太送你的禮物！

彥：（覺得氣氛不對。）陳伯母：謝謝您的禮物！

陳：（指非。）你該謝謝玉菲。

彥：（笑着向非。）謝謝你，玉菲！

非：（笑着。）不謝！希望你喜歡！

彥：你挑選的禮物一定不錯，我一定喜歡的。

（大家喝果汁，空氣十分沉悶。）

陳：（毫無笑容的。）台彥，你這一次出國，事先我一點都不曉得，不是玉菲說要買禮物送你，我真被蒙在鼓內。你不覺得不對嗎？

彥：（爲難的望望非，再向陳。）陳伯母，出國是早就計畫好的，玉菲也知道。只是最近才得到一個學校的獎學金，才匆匆忙忙的決定的。出國手續沒有辦好之前，實在不便老早嚷嚷的。到那時走不成，多難爲情呀！

陳：爲什麼走不成？

彥：沒有獎學金，經濟上負擔不起！

陳：獎學金有什麼了不起，幾千塊美金，小意思！

軍：（不失老兵本色。）孫太太，在你們眼中，幾千塊美金自然不算什麼，我們台彥有本事申請到獎學金，每一分美金都是珍貴

的。

非：（覺得氣氛不對。）媽，我們在家裏說好的，不要這樣子嘛！

彥：（向軍。）爸，您去請媽出來陪陪陳伯母。

軍：（點頭，入內。）好，我去！

彥：（向陳陪笑。）陳伯母，我爸爸本意是不錯的，只是他脾氣耿直些，請陳伯母原諒！

陳：（態度稍好轉。）台彥，你和玉菲認識也快三年啦！我陳伯母也不把你當外人，你有困難不找我還找誰？

彥：現在沒有困難哪！

陳：我是指你出國的費用呀！

彥：陳伯母，美國學校肯給我獎學金，不拿白不拿。再說，也可以節省國家的外匯呀！

非：（向陳示意。）媽，您要幫助台彥，方法很多，何況他有獎學金，錦上添花，皆大歡喜！

（太自玄關走上，軍也隨後出來。）

太：（故意調和氣氛。）什麼皆大歡喜呀！孩子們大啦，我們做父母的也不能管得太多，由他們自己去打天下，陳太太，你說是不是？！

陳：（笑着。）孫太太，你說那兒的話！有些事大人還是要管的。譬如，孩子們的婚姻大事，做父母的豈能撒手不管？

太：（故意提起。）喲！那一天在街上你跟我說的那些話，原來是說給我們台彥聽的！可惜，我一回到家，事情一忙，就把那些事給忘啦！唉，人老啦，總是丟三落四的。真是辜負你的好意！

陳：（有些意外。）哦！孫太太真是貴人多忘事。說真格的，按規矩，應該由你們男方到女方來提親。既然你把這麼重要的事都給忘啦！我們母女只好老着脸到府上求親，誰教我們這個傻姑娘死心蹋地愛上你們家的台彥呢？

非：（略微不好意思。）媽，您說得多難聽嘛！

陳：孩子，現在沒有外人。再不說，煮熟的鴨子就要飛啦！趕明日，人家上了飛機，你連到中正機場送行的份兒都沒有，那時候，我們陳家可丟不起這個人！

太：（陪着笑臉。）陳太太，你言重啦！

彥：（也笑着。）陳伯母，玉菲和我雖然交往快三年，還沒有到論及婚嫁的時候，如果我們真的有緣份，正好趁這一次的分別考驗考驗。玉菲，你說是不是？

非：（左右爲難。）台彥！

軍：（忍不住插嘴。）陳太太，台彥說的不錯，只要有緣份，離開得再久，隔得再遠，也分不開一對真心相愛的人。我是知子莫若父，我們台彥是個專情的人，他這次出國留學，絕對不會三心二意，只要一拿到學位，就會回國服務。到那時候，再談婚事也不遲。

太：（也幫腔的說。）是呀！兩三年轉眼就過去了，何必急在一時呢？

陳：（仍不相信的。）聽說美國還沒有結婚的中國小姐多得數不清，一個個碩士博士，又有綠卡或公民，那些新來乍到的留學生，有幾個能不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一旦結了婚，綠卡到了手，找工作就不成問題，誰還願意回國服務？到那時候，我們玉菲不就等成了老小姐？

非：（仍爲難的。）媽，別這樣說嘛！台彥不是那種人！

彥：（頗獲我心的。）是呀！玉菲最了解我啦！

陳：我的意思是讓他們先到法院公證結婚，把名份訂了。然後台彥出國。過些時候，我們玉菲就可以留學生眷屬身份辦依親手續，到美國正式完婚，好好風光一番。從此在美國成家立業，我們也慢慢將資產轉移出去，台彥可以管理這份大家當，我們二老下半輩子也有依靠！

軍：（似有不悅。）陳太太，別忘了孫台彥是我們孫家的兒子！

彥：（頗爲難的。）爸！

非：（也爲難的。）媽！

陳：（仍意猶未盡。）孫先生，你也別忘了，女婿是半子，我們只有一個女兒，不靠女婿還靠誰？

太：（怕成僵局。）陳太太，這件事還要慢慢商量。如果我們做父母的不參加意見，我們台彥也贊成過幾年再說。何況，台彥馬上就要出國，還有好多事要辦，實在不能馬上結婚，即使是形式上的也不妥當。我想，你們陳家在臺北是有頭有臉的，這樣馬馬虎虎的嫁女兒，張揚出去對你們不好看！我們孫家是小門小戶，沒有什麼怕丟人的！

軍：（也冷言冷語的。）對，我們孫家是小門小戶，恐怕高攀不上！

彥：（不知所措的。）爸，媽！何苦說這些話？

陳：（怒氣漸一發不可收拾。）孫台彥，你怎麼說！

非：（拉住陳的手。）媽！不要嘛！不要這樣好不好？

彥：（望望大家。）我，我……

陳：（走近彥。）台彥，你說，你說！

軍：（注視彥。）台彥，這是你的終身大事，你可得慎重考慮！

彥：（仍囁嚅的。）我，我……

非：（深情的。）台彥！

太：（慈祥的。）孩子，你該記得我曾經對你說過，當年你爸爸和媽媽是怎麼結婚的！記不記得？不能太隨便。

彥：（點頭。）媽！

陳：（更逼近彥。）台彥，今天你一定要說清楚，是男子漢大丈夫，拿出勇氣來！

非：（拉住彥的手。）台彥，我一切都聽你的！

軍：（齊聲。）台彥！

陳：（齊聲。）台彥！

彥：（把雙手張開，大聲的。）好，好！我說，我說！請大家尊重我的意見。

衆人：（齊聲。）好，好！

彥：（鄭重的。）我和玉非年紀還輕，現在不是談論婚嫁的時候，等我拿到博士學位後再說！

軍：（同時鬆了口氣。）哦！

非：（有些意外，但頗爲難的。）台彥，我會等你！

陳：（氣極。）傻孩子！我們走！（強拉非衝出大門。）

（軍、太和彥相對愕然。）

(幕落)

第二幕

人物出場順序：

孫台彥、胡志方、李美芝、洪宗白、藍肖萍、毛學羣。

佈景：

位於美國紐約大學區附近的一棟六樓公寓，整個客廳色彩很鮮明，充滿青年學生的氣氛。正面是一大片玻璃窗，可以遠映林立的高樓大廈，具有特色的帝國大廈也可隱約看見。窗戶左手旁邊是大門。左側前端是臥室房門，稍後是浴廁的門，靠中間牆邊放着一台錄音機和一些國語歌曲音樂帶相片簿等。還有一大堆中央日報、光華雜誌等等，右側前端和後端是兩個臥房門，中間是一扇活動式可以向裏向外開啓的門，裏面是廚房。正中稍前方是一隻小咖啡桌子，後面是一套半圓形的大沙發，可以坐五六個人。小几上有電話。沙發背後有一片可供活動的空間和通道。牆上掛着些新潮圖畫，天花板和靠邊位置或吊或擺着幾盆冬季性花草。

幕啓：

孫台彥坐在沙發上看中央日報，錄音機正放着鄧麗君的歌曲，窗外正飄着雪花、天氣陰沉正顯出暴風雪可能侵襲美國東北部。室內中央調節的暖氣系統，使室溫非常宜人，與室外的酷寒形成對比，時間是早晨，正是準備上學的時候。

方：(抱着書本和厚毛外衣，自右側前端臥房上。)老孫，今天沒有課？

彥：(放下報紙。)下午要去實驗室，上午在家裏整理一些資料就成了，你幾點的課？

方：(走近彥。)本來沒有課的，我想去圖書館查些參考資料，有一批新期刊到了。順便把這幾本書還了。

彥：(拍拍沙發。)何必那麼匆忙呢！坐下來聊聊，外面又下雪了，怪冷的哩！

方：(放下書和外衣，坐下。)今年風雪特別多，比往年好像大不同。有些地方的最低氣溫打破以往數十年的紀錄。這個冬天的確冷！

彥：(笑。)我們兩人都是從亞熱帶地方來的，真有些過不慣風雪寒冬的生活。好在這是來美國的第三個冬天，慢慢的適應了。

方：你在臺灣讀了研究所，又當了兩年預官，我在臺灣一畢業就來美國，轉眼是第七個年頭，早就習慣囉！

彥：你們是僑生，在國內免了服兵役的義務。聽說你們在越南又是外國僑民的身份，也不要當兵，對不對？

方：這不是每個華僑都如此，要看是拿什麼護照，我因為是拿我們中華民國的護照，所以在越南沒有資格當兵。否則，早就成了越南戰爭的砲灰呢！

彥：（輕嘆。）我真想不透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爲什麼送到越南當砲灰。如果真是仗義維護世界和平，就應該竭盡全力拿出所有力量去打贏這場戰爭。

方：（悲痛的。）還不是上了共產黨的當！

彥：（抱歉的。）老胡，我不該提起這段沉痛的往事！

方：（站起來走着。）自從越南淪陷以後，我的父母弟妹就成了難民，幸好沒有盲目的向海上逃亡。否則早成了海上亡魂！

彥：（也站起來，堅定的。）這也不一定，有多少越南難民逃出虎口，安抵自由地區。我在國內參加青年自強活動，就到澎湖參觀過越南難民接待站。他們都帶着絕處逢生的笑容，策劃今後的生活計劃。有的來到美國投靠親友，有的就在自由中國重創家園。當然，不幸的人也不少，在海上成了葬身異地的冤魂。讀了南海血書的人，沒有不流淚的！

方：如果不是家園淪落，我也不致於來美七年還沒有完成博士學位，爲了生活，一半時間都得打工。還是你幸運，來美還不到三年，就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現在只等論文弄好，通過口試就是電腦工程的哲學博士了。

彥：（安慰的。）老胡，你也差不多啦，只差論文這一關吧？加油，加油！

方：（感激的。）老孫，這兩年，你對我的幫助不少，真得謝謝你！

彥：（拍方肩膀。）說那兒的話，我們兩度同學，真是前世修來。親兄弟也不過這樣。

方：我還是要謝謝你！

彥：（猛然想到。）中央日報曾報導過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出面援救越南災胞，你爲什麼不向救總試一試？

方：（極有希望的。）上個月我去了一封信給救總，希望有一線希望。

彥：對，一定有望！祝你好運！

方：（拾起書本和外衣。）我得走啦！下午有空再談！

(李美芝自右側後端房門走上。)

芝：(開玩笑的。)老胡，怎麼怕見到我就要走啦！

方：(也笑着。)美芝，妳的美式國語有語病，我爲什麼怕妳？當心老孫吃醋哩！

彥：(不好意思。)老胡，別胡說！

芝：(大方的。)姓胡的說話就是胡說，對不對？

方：(不好意思的笑。)美芝，你這樣說才是胡說！

芝：(熱誠的。)老胡別走嘛，我去弄幾杯咖啡，大家談談。(走進右側中間廚房門內。)

方：(又把書本外衣一丟，坐下。)盛情難却。

彥：美芝是一個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女孩子，美麗大方，沒有城府，我和她沒有什麼，她是我實驗室半工半讀的助手而已！

方：(笑。)老孫，我看美芝對你却是一往情深哦！

彥：(也笑。)我在臺灣有女朋友。

方：(覺得意外。)她怎麼沒有出來進修？

彥：(爲難的。)她怕讀書太苦。

方：你應當把你女朋友的相片擺在床頭，這樣美芝就會死心了。

彥：現在這樣也好，君子之交淡如水，只要保持距離，何必擺張女朋友的相片，讓人家傷心呢？

方：(笑。)老孫，你這樣做，就有點孫悟空七十二變，居心難測囉！

彥：(不好意思。)老胡，這更是胡說！

(芝端出三杯咖啡，放在桌上，坐在彥身旁。)又是胡說，我看老胡改個姓好了。

方：「喝咖啡，幾乎笑得洒了咖啡。」我的小姐，男人怎麼能隨便改姓呢？只有你們女孩子一結了婚就改姓先生的姓。

芝：(喝咖啡。)我聽說我們中國女孩子結婚以後，可以不姓先生的姓，是不是，台彥！

彥：(喝了一口咖啡。)那也不一定，不是不姓先生的姓，而是可以不冠夫姓。

芝：什麼是冠夫姓！

彥：冠夫姓就是在女人的姓名上加上丈夫的姓。

方：（放下咖啡杯。）美芝，如果你和老孫結婚，就叫孫李美芝，這就是冠夫姓。如果不冠夫姓，仍可以叫李美芝，但是人家仍要稱呼你孫太太。

彥：（不好意思。）老胡，你又在胡說！別叫美芝生氣。

芝：（多情的笑。）他胡說，我不生氣。

彥：（催方走。）時間不早啦，老胡，你該走啦！

方：（取書本和外衣。）走，走，走！我不做電燈泡！

芝：（不知所到的。）你不做電燈泡？是什麼意思？

彥：美芝，別聽他胡說！

方：（吹着口哨。）美芝，你問老孫吧！我走囉。（從大門下。）

芝：台彥，老胡的話是什麼意思？

彥：（站起來笑着。）這是一句玩笑話，很難解釋。

芝：（一面收拾杯子，一面問。）你說，我會懂的。

彥：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在臺灣青年人中很流行這句話。（芝將咖啡杯送至廚房，馬上出來。）好比這樣吧，你和我好朋友，而不顧也不方便在我們中間打攪，所以不做電燈泡。

芝：（另有新解釋的。）我知道，男女朋友喜歡在黑暗裏談情說愛，如果有電燈泡就沒有情調囉！

彥：（頗覺新鮮有趣。）對，這一解釋很有意思，美芝，你真聰明。

芝：（握住彥的手。）現在沒有電燈泡。

彥：（若即若離的。）現在還是早晨，美芝，你不去學校？

芝：（頓覺沒趣。）下午我跟你一道兒去實驗室。（走近錄音機，另換一面錄音機。）

彥：也好！我回房裏把資料整理一下，去實驗室後馬上就可以動手做實驗。

芝：（仍多情的。）我做午餐，你專心整理資料吧！

彥：謝謝妳，美芝！（走進右側前端臥房內。）

（芝自左側後端浴室內拿一小澆花水壺，爲各花草盆景澆水。當芝走至右側後端時，在左後方的大門開啓。）

（洪宗白、藍肖萍、毛學羣分別提着箱子提包依序走進來。）

白：（放下箱子，大聲。）請問這是六〇三室吧？

芝：（轉過身來。）是的，你們找誰？（放下澆水壺。）

白：我租了這裏的一間房子，房東給了我鑰匙。（揚一揚手中的鑰匙。）

芝：（懷疑的問。）你們三個人租的？可是，我們必有三個人呢！

萍：（放下行李，走近芝。）這位小姐別誤會，我們只租一間房子！（邊說邊脫外衣。）

芝：（更懷疑。）你們三個人住一間臥房！

萍：（笑。）妳不會是中國人吧！怎麼越說越說不清？

芝：（也笑。）我當然是中國人！

羣：（脫外衣，走上前。）妳大概就是李美芝小姐吧？

芝：（意外的。）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名？

羣：（冷冷的。）我們當然會知道！

白：（脫外衣，和藹的對芝說。）李小姐，只有我一個人住這兒，他是我的領導毛專員。（指着羣。）她是新華社的新聞記者藍

小姐。（指着萍。）我姓洪，是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

芝：（恍然大悟。）你們是中國共產黨？姓毛的，姓藍的和姓紅的都到齊了。真怪，還有姓紅色的紅！

白：（不好意思。）李小姐，是洪水的洪，不是紅色的紅。

芝：（更不解的。）當然是紅水的紅。紅墨水的紅，就是紅色的紅呀！

萍：（又氣又好笑。）妳認識中國字嗎？

芝：（肯定的。）當然認識中國字，不多，不多。

萍：（好笑。）那就好，他是姓三點水一個共字的洪。

芝：（高興的拍手。）我認識這個字，是洪水猛獸的洪。

白：（尷尬的笑。）是洪水猛獸的洪！請問那間房是空的？

芝：（指左側前端房。）就是這一間。

（白開房門，萍與羣也過來看看。順便把箱子提包和外衣帶進去，三人齊下。）

芝：（調皮的自言自語。）怪不得共產黨是洪水猛獸！

彥：（自右側前端房走出，好奇的問。）美芝，是誰來啦？

芝：（走近彥。）中國共產黨打進來啦！

彥：（奇怪的。）妳這是什麼話？

芝：（指左房。）有三個中國大陸來的人租這個房子。

彥：（有些意外，但不退縮的。）怕他們幹嗎？！我們早就有準備啦！我只就心人多了爭浴室廁所，怪麻煩的！

芝：（笑。）別緊張，只一個男的住在這兒！

彥：（鬆了一口氣。）那就好！我們三對一，更不怕他！

（大門又開了，方高興的跳着進來。）

方：（大聲。）我好高興，救總回信了！救總回信了！

芝：（詫異的。）誰是祖宗？老胡的祖宗？

彥：（笑着。）美芝，不是老胡的祖宗！是中華民國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芝：（點頭。）我知道，中央日報常提到救總。它很了不起，救了一千三百六十多萬人呢！

彥：（向方。）老胡，信上怎麼說！

方：（興奮的。）救總寄來一份調查表，要我填好了我父母弟妹的人事資料，原住地址等，就可設法請國際紅十字總會設法把他們救到泰國，然後就可接到臺灣。

彥：（也欣喜的。）那就快點填好寄回救總，如果一切順利，說不定明年春天就可以平安出來了。

方：（盼望的。）我已經有七年沒有看見他們啦！好想念他們啊！

芝：（不太相信。）越南共產黨肯讓你的父母弟妹出來？

方：（很有把握似的。）有錢能使鬼推磨。多花錢呀！

芝：（更不相信。）在共產黨統治下，誰會有那麼多錢？

彥：（安慰的。）也許有例外，我就聽說從越南救出了許多人，由中華航空公司派包機把他們接到臺灣去！

芝：（似乎記起。）對！中央日報曾經報導過。

方：（走向報紙堆。）美芝，是那天的報紙？

芝：（兩手一攤。）好久了，我記不得，反正有這回事。

彥：那沒有錯，美芝看報既仔細，又記得清楚，你就相信她吧！

方：（走向芝。）美芝，謝謝你！

芝：（高興而俏皮的。）我不會胡說的！

（左側房門開啓，白、萍和羣依次上。）

方：（大出意外。）他們是那裏來的？

芝：（故意的。）哼！他們是中國大陸來的共產黨！

（白、萍和羣向方和彥故意示親善、想和他們兩人握手。）

方：（有點忿怒。）他們是共產黨？（不肯伸手。）

彥：（已有心理準備。）有什麼關係？（分別和他們握手。）

羣：（和彥握手。）我是毛學羣，你大概就是從臺灣來的孫台彥先生吧！快拿博士了？

彥：（也詫異的。）你怎麼知道我？

羣：（神祕的。）我們要來這裏，當然要明瞭情況。

萍：（和彥握手。）我是新華社記者藍肖萍。以後有什麼重要消息，我為你服務。

彥：（笑。）你們消息真靈通，原來有記者呀！

白：（和彥握手。）我是洪宗白，到紐約大學的訪問學者，我們是同行，而且以後住在這裏，請多多指教。

彥：（稍有好感。）啲！這棟房子最好裝一臺電腦終端機。

方：（仍不願和大家握手。）我是胡志方。

羣：久仰，久仰！不知你和貴國偉大人領袖胡志明是什麼關係？

方：（怒。）他是什麼東西？照你的說法，你應該是毛澤東的兒子啲！她（指萍。）該是藍蘋的私生女了！

彥：（故意輕鬆。）老胡，別這樣嘛，你不要搞錯了，毛澤東的兒子早就死光了，江青的私生女兒也不姓藍。

（羣、萍和白十分尷尬的相互望望。）

羣：（淡淡的。）洪同志，看來以後的矛盾和鬥爭將是十分艱苦長遠的！

萍：（故意輕鬆。）啲！好像是小鄧的歌嘛！（走向錄音機，）真好聽！哇！還有中央日報和光華雜誌哩！小洪，這樣你的參考

資料就非常多了，當心慢性中毒！

羣：（冷冷的。）從明天起，替洪同志訂一份人民日報和紅旗月刊來。

萍：是，領導！

方：（冷哼！）先從文化鬥爭開始！

彥：（向芝。）美芝，我們再去訂一份世界日報和中央月刊。還要多買些姜成濤鄧麗君鳳飛飛和費玉清的歌來！

芝：是，遵命！

白：（有點左右為難。）各位請別誤會，我是學科學的，對政治沒有興趣！

羣：（冷酷的。）洪同志，別忘了四個堅持！

白：（自知失言。）是，領導！

芝：什麼是四個堅持？

萍：李小姐，這是我們鄧小平同志所提示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領導四項原則，我們必

須無條件的服從它！

方：（向芝表示不悅。）美芝，妳別管他什麼堅持不堅持！我們也要堅持自由民主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彥：（不願糾紛擴大。）好了、好了！不論我們的思想信仰是如何水火不能相容，但從今天起，大家住在同一個屋頂下、講同樣

的語言，看同樣的文字，吃同樣的中國飯，我們應該彼此容忍，以研究同樣的電腦科學爲目的。

（羣將萍和白拉到一邊咬耳朵說話，彥、方和芝相顧失笑。）

芝：（笑。）他們在開小組會議哩！

羣：（又走近彥等。）各位，我們是愛好和平的，剛才孫先生說得對，我們彼此要容忍，爲科學而努力。

方：（不屑的。）哼！又是統戰！

萍：（故意的。）這真是一條好新聞題材，好比國共第一次和談，值得大寫特寫。

白：（有點不愉快。）領導，藍同志！我經過長途飛行，又有時差影響，實在累得很。

羣：（故示關懷。）對，洪同志，你得多多保重。藍同志，我們走吧！

萍：（另起話題。）領導，他們人多，洪同志孤掌難鳴。我看，這房間特別大，如果我搬來和洪同志一起住，不但增大我方的力量，而且也可以節省開支，對人民祖國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羣：（尷尬而不知所措。）這，這……

白：（馬上精神一振。）不行！孤男寡女的不像話！

（彥等只好大笑。）

萍：（毫不知羞的。）洪同志，我們年歲相當，你我的愛人都在北京，臨時湊合湊合，沒有關係！

白：（雙手亂搖。）不行，不行，絕對不可以！

（彥等更是大笑。）

羣：（惱羞成怒。）藍同志，走！

萍：（故作姿態的。）真是木頭人，走就走！

芝：（笑得幾乎掉出眼淚。）美國也有相互交換夫妻的趣事，想不到中國大陸這一點並不落後啣！

（彥和方也大笑，白垂頭無語。）

（羣覺得有失面子，拉着萍拿起外衣就向大門衝去。）

彥：（和悅的。）這一幕鬧劇結束了，我們該歡迎新室友。（走向白。）洪先生，希望你介意我們說的話，讓我們重新開始建

立友誼，好嗎？

白：（轉愠爲喜。）謝謝孫先生，我不會介意的。

方：（也覺得白爲人不錯，走來與白握手。）洪先生，對不起！

白：（深知方的感受。）胡先生，我的領導不該提起你喪家亡國之痛，我代他向你道歉！

方：（請白認清環境。）洪先生，謝謝！來，請看看這新環境吧！（陪白自右側開始繞室一周。）這是我與孫先生的臥室，這一間是廚房、設備齊全，你也可以利用。這一間是李小姐的閨房，男賓止步，（走近窗戶。）從這個窗戶可以看到大半個紐約。那高塔尖的大廈，是全世界有名的帝國大廈，可惜現在不是最高的建築。那靠近東河的長方形建築是聯合國總部。那一條大街是第五街，世界最繁華的一條街，那是時報廣場。在我們後方，有一座自由女神像，可惜從這兒看不見。

芝：洪先生，你初次來到這世界最繁華的都市，心中有什麼感覺？

白：（茫茫然的。）我現在只覺得眼花繚亂，一點都不能適應。

彥：過兩三天就好了。

方：（走到大門處。）這是大門，只要關上門就會鎖好，在紐約要多注意治安。出了大門左轉就是電梯，記住，這是六〇三室，在六樓！

白：我記住了。

方：（走到浴廁門邊。）這是浴室和廁所，淋浴盆浴都隨便，抽水馬桶一定要用衛生紙，千萬不可用別的紙，免得堵住不通，那就麻煩大啦！

白：（不好意思。）我不會亂用紙的，請你們放心！

方：（拍拍白的肩膀。）好了，介紹完啦！希望你住得慣！

白：（點頭。）一定住得慣的，太好啦，太好啦！

彥：（走向沙發。）坐，坐！

（白，方和彥就坐。）

芝：（打趣的。）又該我去端咖啡囉！（走向廚房。）

彥：（馬上起來。）美芝，我來幫忙！

芝：（笑着走進廚房。）你去陪洪先生，別礙手礙腳的。

彥：（又回到座位上坐下。）遵命！

白：（誠懇的。）請你們相信我，我只是一個科學工作者，而不是共產黨員。剛才，他們兩個人在的時候，我不便這麼說。你們三個人年青風趣，崇尚自由民主，使我非常感動。

方：我們看得出來，因此，我才願意和你做朋友！

白：謝謝你！否則，我在這兒便住不下去啦！

彥：（懷疑的。）他們爲什麼同意你住這兒？

白：（歎了一口氣。）這是事先就安排好了的！我才下飛機就直接到這兒來。看毛學羣對你們都很清楚，一定經過詳細調查和完全分析，至於詳細原因那我也不清楚了！

方：我聽說從大陸來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並不限定集體居住，但每個禮拜至少集會一次，報告生活和學習情況。洪先生，是不是？

白：（搖頭。）我還不清楚，在國內也是經常開檢討會的，我想，在外國也不會例外。

（芝用盤子端咖啡出來，彥馬上起來幫忙分送。然後兩人也坐下。）

芝：（向白。）洪先生，是喜歡咖啡嗎？

白：（點頭。）很好，很好！謝謝李小姐！（喝咖啡。）

彥：洪先生雖然比我們年長，又來自一個生活環境完全不同的古老地方，但由於受過科學教育，一定會接受這個科學化的社會。你能不能談談大陸情況？

白：（頗難啓齒。）這，這……：

方：我想和報上所說的差不多！

白：（勉強的。）說老實話，我是個書呆子，和外面接觸層次不多，了解也不深透。我只好說只有一個「苦」字！最難令我消受的，是知識分子不被重視！

芝：那爲什麼會派你們出國研究或進修呢？

方：報上也說過，是爲了四個現代化呀！

白：（點頭。）對，是爲了四個現代化！由於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這十幾年來大學教育完全中斷，後繼無人。等到四人幫打倒以後，想實施現代化，却發現科技人才難求，不得不派我們這批年紀大而還有點基礎的人出來。由於我們和西方科學界脫節甚久，眞怕不能馬上進入情況，而語言方面也有問題。

彥：我想，他們安排你和我們住在一起是有用意的。至少我們是同行，而語言又相同。

白：（會意的笑。）這是一項原因吧！

方：希望沒有別的原因才好。

芝：（搖頭。）老胡，不會啦！

彥：（善意的。）美芝，但願如此！

百：（渴望的。）你們的研究工作是那方面的？

方：我們三個人研究工作是大同小異，都與電腦有關。

彥：洪先生今天才到，等以後有時間再請你指教。

芝：下星期二上午九點，孫先生要主持一個學術討論會，報告他的論文重點，歡迎洪先生參加。

彥：對，李小姐是我的助手，她在安排這個討論會，歡迎參加指教。

白：（高興的。）不敢當，我一定參加領教。

（此時電話鈴聲大響，由於電話正好在白的手邊，他本能的拿起電話。）

白：（手足顯得無措。）哈囉，哈囉！（忽然吃驚的用手掌握住話筒。）怎麼是從臺灣打來的電話？

彥：（馬上走過去。）我來接！（自白手中接過電話。）喂，喂！我是孫台彥！

彥：（高興的。）爸爸！您和媽都好嗎？……這兒正在下大雪，……我很好，您們放心……那很好呀！最好春天來，不冷不熱正是觀光季節。……好哇！新房子快蓋好了啦！我要一間面向總統府的房間。……好，好……再見，再見，爸爸媽媽多保重！

(放下電話，興高彩烈的。)

方：(有些觸景傷情的。)老孫，你真幸運，你的父母隨時可以和你打電話，又可以出來探親，好令人羨慕哦！

彥：(仍高興的。)老胡，我們家正在蓋大廈，老房子拆了，所以爸爸媽媽趁這個機會出國探親觀光。手續都辦好了，我真高興！

芝：不能光一個人高興，你要請客！

彥：(點頭。)週末請大家喝酒去！

白：(仍驚疑的。)臺灣能和這裏直接打電話！

彥：(高興而誠懇的。)洪先生，在自由祖國臺灣，電話已超過二百萬部，平均不到十個人就有一部電話。一般家庭大多都有自動電話，只要先撥0021再撥這兒的十個號碼，馬上就可以接通，方便極了。

白：(仍懷疑的。)不要經過檢查？

彥：除了電腦計時照時間收費外，你可以放心打，只要不怕付鈔票時心疼，要講多久都可以。

白：從這兒打回臺灣，也不要轉嗎？

彥：當然可以直接打呀！你只要先撥011886再撥臺灣當地區碼和家中電話號碼，不要十秒鐘，就和親人講話了。等那一天我打電話回家，你就相信啦！

白：(黯然的點頭。)我相信，我相信！如果我现在能打個電話回家，告訴我的愛人說我平安到了美國，那有多好！

芝：大陸電話那麼少呀！

方：你們科學院應該有很多電話吧？

白：(感喟的。)在大陸除了機關學校有很少的電話以外，一般人家只有高幹的家中有電話。(用手摸手邊的電話簿。)北京新近才有電話簿，總共只有九十幾頁。

彥：我們家中的電話簿有一千多頁，那還只臺北一個地區呢！

白：我們在國內曾看過參考資料，知道臺灣很進步，很繁榮，所以有經濟學臺灣的口號。又要通商、通郵和通航，目的就是要學臺灣。

方：中央日報反對三通，說那是統戰！

芝：對，是統戰。

彥：你方才說看什麼參考資料，那不是報紙？

白：那是供比較高級的人員所看的小型不定期刊物，報紙不會說的。

彥：爲什麼？

白：恐怕人民起誤會。剛才他們要爲我訂一份人民日報，到時候你們可以看一看，就知道了。

方：（搖搖頭。）我在學校圖書館裏早就看過人民日報，真是謊話連篇，語言無味！

白：（不好意思。）那是代表共產黨的報紙，當然對黨的政策討論得多，報導得詳細。聽說臺灣的中央日報，也是國民黨的黨報，大概也是如此吧！

彥：（誠摯的。）洪先生，我們這兒有中央日報和光華雜誌，歡迎你看，然後比較比較，以最客觀和理智來作一個結論。我們學科學的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芝：（玩笑的。）最近有許多從中國大陸派出來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都投奔自由，回到臺灣啦！恐怕洪先生不敢看這些報導吧？

白：（精神一振。）有這種事？在國內從沒有聽說過！

彥：遠的不用說，最近幾個月就有我國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的弟弟李根道夫婦，從西德回到自由祖國；還有音樂家李天慧女士，從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投奔自由，回到了臺灣。中央日報是文圖並茂，報導得很詳細。

方：洪先生，你看中央日報千萬要當心啊！

芝：剛才藍小姐就對洪先生說過，當心慢性中毒！

白：（低頭不語。）

彥：我相信學科學的人，會以科學觀點去觀察去分析任何發生的事事物物。洪先生出國之前，一定受過短期訓練，對在外國可能發生的任何事件，共產黨必定有一套統一的說法和看法。今天，我們不能苛待我們的新室友，大家說，對不對？洪先生，我看你也累了，應當好好休息一下，我們會請美芝掌廚，做一頓可口的中國菜來爲你接風。

白：（感動的。）你們太客氣啦！這三十多年來，從沒有人這樣好好的對待我，我真高興，我真高興！

芝：洪先生，我的中國菜做得不好。不過，我正在研究中國食譜，希望能做真正的中國菜。

白：李小姐，真謝謝妳！我在大陸只要能吃飽，多配一點食油就很滿意了，從來沒有想到照中國食譜做菜。那是領導幹部們的專利。道地的中國菜，也只有外國貴賓和觀光客才能享受。我們是一輩子也吃不到的！

方：洪先生，紐約的中國城就有幾家好的中國館子，過幾天我請大家去吃一頓。

白：（苦笑。）恐怕我的腸胃一時不能適應。

彥：不要怕，慢慢就會適應的！（向美芝。）小姐，今天可要弄些清淡的菜餚！

芝：好，可是你得幫忙啊！

彥：當然幫忙！

白：我也來！

芝：洪先生，你還是休息一會兒，待會兒才有胃口吃我的拿手菜。

白：好，恭敬不如從命！

彥：請便！

白：（走近報紙堆。）我想，先看看中央日報！

彥：（高興。）好啊！

白：（取了一大疊報紙，走向臥房。）看完了報紙，我還要找機會去參觀自由女神像呢！（自左側前端房門下。）

方：（向大家笑。）自由種子已經播下了！

彥：希望冬去春來，開花結果。

芝：（走向廚房。）大家跟我來，現在是做飯第一！

（三人齊自廚房門下。）

（窗外雪已停，一線陽光自窗外射入室內。）

（幕落）

第三幕

人物出場順序：

洪宗白、李美芝、陳玉菲、胡志方、孫魯軍、孫太太、孫臺彥、江建仁、毛學羣、藍肖萍、陳太太

佈景：

同第二幕，除在咖啡桌上放一瓶玫瑰花外，其他佈景也略更換爲春季花草。

幕啓：

洪宗白心事重重的踱着急促的步子，偶爾走到窗前向外遠眺，又歎口氣再慢慢走着。忽然電話鈴響，使洪宗白像突然受驚的樣子，看看四週，等電話鈴再響時，才知道去接電話。

白：（接電話。）哈囉，哈囉……我不是……孫先生去飛機場接他的父母去啦！……請問陳小姐找他有什麼事？……好的、好的！（掛斷電話。）

芝：（自臥室伸出頭來問。）洪先生，是誰找臺彥呀？

白：（仍心事重重的。）是一位從臺灣來的陳小姐要來看臺彥。

芝：（覺得意外。）是一位小姐！

白：（點頭。）是一位姓陳的小姐。

芝：（走近白。）從來沒聽臺彥說過認識一位陳小姐呀！

白：也許是剛來的留學生。

芝：她怎麼說？

白：（淡漠的。）沒說什麼，只說馬上來這裏。

芝：（對白深沉的態度有些疑慮。）洪先生，我看你這兩個月來，好像有什麼心事！

白：（有些掩飾的。）沒，沒有什麼！

芝：（坐下。）洪先生，今天是週末，大家閒着也是閒着，請坐呀！

白：（本想躲避，現只好遠遠的坐下。）是呀！難得春光明媚，這麼好的天氣。

芝：（關懷的。）我看，你在想你的太太和孩子吧！

白：（掩飾的。）我，我不想我的愛人，不，不，你們所說的太太，也不想我那唯一的兒子。

芝：（試探的。）真的不想？

白：（忍住難過。）真的不想！

芝：（溫和的。）洪先生，你離開家人有三、四個月了，是應該想念他們的。每一次你收到他們的信，顯得特別快樂，連話也多

了，走路也輕快些！而現在，你愁眉深鎖，一大早在客廳裏走來走去，不是在想他們是爲了什麼？

白：（搖頭，苦笑。）想他們也沒有用！

芝：（試探的。）你還要留在這裏多久？

白：還有一年八個月。

芝：（同情的。）真是一段漫長而寂寞的歲月！

白：（想轉移話題。）李小姐，我發現你講國語有很大的進步。

芝：（笑。）因爲和你們大家住在一起，鼓勵我學習講呀！再說，不好好學，經常鬧笑話，怪不好意思的。

白：沒有關係的，好比我講英語也是經常鬧笑話，那些美國人很熱心的糾正我，現在也勉強詞能達意啦！

芝：（笑。）是呀！你能够進步得很快，可見你的確下了苦功。

（電話鈴響，由於電話靠近芝，由芝接聽。）

芝：（接電話。）哈囉，哈囉！……（大聲。）聽不清楚！……你要和洪先生說話？……好，好！（給話筒與白）你的電話！大概

是你的領導。

白：（心情不安的。）我是洪宗白，……因爲我忘記開會的時間嘛！……絕對不是，絕對不是！……我當然記得四個堅持的！……

……你要來我這兒？好吧！我等你！（慢慢的掛上電話。）

芝：（看出事情不簡單。）洪先生，他要找你的麻煩？

白：（默然不語。）……

芝：（關切的。）洪先生，不要怕他們！這兒是美國，一切講的是民主和個人自由。那一尊高大的自由女神像，就說明了一切！

白：（點頭。）是的，我到自由女神像那裏參觀過，她給我很大很深的啓示。美國今天如此的繁榮強大和自由民主，都是淵源這座自由女神像。想當年千千萬萬的外國移民坐船來到紐約，首先就可以看到她，馬上就會在心底植入民主自由的思想。

芝：（頗感意外。）你了解的非常深刻嘛！

白：（更是堅決的。）我曾在自由女神像博物館內流覽很久，對每一幅相片，每一段文字，每一件文物，都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也產生巨大的心靈衝激。當我第一次坐飛機來到紐約上空時，也曾對這尊巨大塑像產生好奇的想法。雖然她在我們廣大的中國人羣中沒有一點份量，甚至新生的一代沒有人知道她，可是，我是卅年代的人，我知道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也知道不由毋寧死的名訓。所以那天一看到她，就非常強烈的想去參觀。是真的，這也是我三十幾年來的願望！

芝：（趁機暗示。）洪先生，我雖然是土生土長的華裔美人，不但充滿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也由於在古老的舊金山中國城中長大，所以也有中國傳統的美德。我因此有一點矛盾而不易說出來的想法，不知道你是否雅量聽一聽？

白：（稍微振作的。）是關於我的？

芝：（點頭。）是的！由於我，也可以說是我們三個人對你的看法。

白：（更積極的。）我願意誠心領教！

芝：（想一想。）好吧！我只好大膽的說出來！

（右側前門開啓，胡志方上。）

方：美芝，妳有什麼大膽的表現？

白：（請方坐。）胡先生，請坐！李小姐要對我灌輸民主自由思想！

方：（大爲同意。）好哇！美芝是美國人，應該是客觀而正確的！聽她怎麼說！（坐在靠近白的位置。）

芝：（堅定的。）站在崇尚倫理的中國文化觀點來說，我應當勸你好好在這兒研究，然後回到祖國和你太太兒子團聚，因為他們把全部希望寄託在你身上。

白：（全神肅穆的。）嗯，嗯！

方：（點頭。）是呀！所謂說合不說離，我們不應該拆散洪先生的家庭。

芝：（昂起頭，激動的。）可是，從各方面的報導中，包括聯合國的調查報告，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只是一個大的集中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工奴農奴，拿極少的工資和生活必需品，過着非人的生活，時時刻刻都要提防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去勞改或一去無踪影。生活在大陸的人，連一線光明的希望都沒有！

方：（望望白，淡淡的。）這方面用不着多說，洪宗白先生是從那兒來的，比你我都清楚！

白：（心情沉重的。）是，是！

芝：（站了起來。）所以，如果站在民主自由立場和追求美滿生活的觀點來說，我要勸洪先生留在美國，投奔自由！

白：（似乎吃驚的。）這，這！（隨即自言自語的。）自由，自由？

方：（猛一拍白肩。）對，要爭取自由！

白：（痛苦的抱頭。）自由？自由！

芝：（更進一步。）等你自由了以後，可以慢慢設法救出你的太太和小孩！這也是他們的希望！

方：（樂觀的。）是呀！可以向國際人權組織請求嘛！

白：（眼中閃着淚水。）我……我可以嗎？

芝：（對方。）老胡，你不是正在援救你的父母弟妹逃出越南嗎？現在怎麼樣？

方：（高興的。）是呀！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正在積極辦，最近來信說大概沒問題！

白：（淚水中閃着希望的。）真的可以救他們出來？

方：（點頭。）一定可以救他們出來！

芝：（安慰的。）洪先生，我是一個旁觀者，自從見到你以後，很少看見你痛快的大笑過。我想，你的心中一定時常反覆想這個問題。今天，你似乎更是心神不定。而且，他們馬上要來找你麻煩！

方：（詫異的。）誰敢找麻煩？

芝：剛才來電話，又訓了一大套哩！馬上要來！

方：（鼓勵的。）洪先生，堅強起來，不能再受壓迫啦！有我們做你的後盾！

白：（站起來又低頭走着。）我還要考慮考慮！

芝：（走近白。）拿出勇氣來！

方：（也站起來。）洪先生，我們都是學電腦的人，電腦只管零與一，也就是對和錯，不會有中間的路好走！

白：（痛苦的。）我要仔細想一想，現在我心裏亂得很！

芝：（親切的。）洪先生，看看窗外的摩天大樓，想一想自由女神像，體會一下最近幾個月的自由生活，如果不下定決心，恐怕以後就沒有機會啦！

白：（走向窗口。）天啊！我該怎麼辦？

方：（向芝示意。）美芝，不要再逼他！

（門鈴響。白神色很不自在。方去開門。）

方：（有點意外。）請問小姐妳找誰？

白：（心神稍輕鬆些，走過來。）啊！陳小姐來找孫台彥的，她剛來過電話。

方：請進！

（非自大門上，穿得非常摩登，顯得十分嬌艷。）

非：請問孫台彥回來沒有？

方：他去機場接他的爸爸去啦！（看手錶。）飛機早該到了，可能是到旅館休息，說不定快回來啦！

非：（走進來，四處望望，看到芝頗感意外。）啣！還有小姐在這兒！

方：（笑笑。）陳小姐，請坐！喂，美芝，妳來陪陳小姐好不好！（向非。）對不起，失陪！（說完，走進右側前端臥室。）

白：（也點點頭。）失陪！（走進左側前端臥室。）

芝：（有些不悅。）請坐！

（兩人坐得遠遠的。氣氛有些不調和。）

非：（冷冷的。）妳貴姓？

芝：姓李！

非：妳和孫台彥是什麼關係？

芝：（顯然不高興。）妳管我們有什麼關係？

非：我當然要管！我是他的女朋友！

芝：（不屑的。）從來沒聽台彥說過有女朋友，不知道從那兒冒出來的！

非：（也不高興。）啲！這種事也會假冒的？我和我媽媽到美國觀光，就是由台彥負責安排的，這兒的地址也是我的聯絡處。如果不是這樣的，我怎會找到這兒？

芝：（仍不高興的。）我沒有看到任何姓陳的信件！

非：那真怪啦！台彥不是這種人，如果不是他不告訴你，那就是妳在中間搞鬼！

芝：（稍怒。）請妳說話客氣點！我爲什麼搞鬼！

非：（冷冷的。）哼！你們男男女女的住在一棟房子裏誰知道你們搞什麼鬼？

芝：（站起來。）請妳出去！這兒不歡迎像妳這樣的客人！

非：（也站起。）啲！好大的口氣！我不吃妳這一套！

芝：（氣勢逼人的。）妳出去！

非：（把頭一揚。）我偏不出去，看妳敢把我怎麼樣？

（方聽到爭吵，自右側前房門上。）

方：（笑。）兩位小姐不要吵！這純粹是誤會！

芝：（氣極。）老胡，你看她一點都不講理，好像是台彥的太太似的！（急沖沖的自右側後房門下。）

非：（冷笑。）差不多！

方：陳小姐，妳这样子不大好！台彥回來了也不好意思！

非：（得理不饒人似的。）等他回來了，我要好好問問他？

方：妳現在在這裏等也不是辦法！我也沒時間陪妳！台彥什麼時間能回來也不知道，我看妳還是待會兒再來，最好先打個電話來！

非：（自覺沒趣。）好吧！我等會兒再來！哼！

(自大門下。)

方：(兩手一攤。)這位小姐怎麼這樣子兇？台彥會愛上她？有問題，有問題！

(芝和白分自房門走上。)

芝：那個不講理的女人走啦？

白：(望着大門。)剛走一會兒。

芝：(不舒服的冷笑。)真是意外之災！倒霉！

方：(笑。)美芝，她看到你這樣漂亮的小姐也在這兒，當然有點吃醋。

白：誤會誤會！不過，我很客觀的說，台彥和美芝倒是理想的一對佳偶！

芝：台彥真會保密，從來沒有說過有這麼一位女朋友！

方：(想一想。)哦！我想起了，去年冬天，他曾和我說過有個女朋友，只是沒有說姓陳。

芝：(微微生氣。)好哇！老胡也幫台彥瞞我！

方：(向白)你看！她也愛上台彥啦！

芝：(不好意思。)誰愛他！

(大門開啓，孫魯軍、孫太太和孫台彥同上。)

彥：(高興的大聲。)各位，我的爸爸媽媽到啦！

(方和芝熱烈的走過去，和軍、太握手。)

(白仍心神若失的站在窗前，只望着大家。)

彥：(分別介紹。)這就是胡志方，是我經常提起的老同學。這位是李美芝小姐，我的好助手。

方：(齊聲。)孫伯伯，孫伯母，您們好！

軍：(欣喜的。)大家都好！

太：(拉着芝。)好漂亮的小姐！

芝：謝謝孫伯母，我去弄咖啡，請坐。(入廚房。)

彥：（向芝。）美芝，泡幾杯香片就好了！

軍：對，對，還是喝茶好！

方：台彥，剛才有位陳小姐來找你，怎麼在樓下沒碰見？

彥：（意外的。）她怎麼來啦？我們沒碰到，可能是她坐一號電梯下去，我們坐二號電梯上來，錯過了！

軍：（不太高興。）她爲什麼也來啦！

方：（俏皮的。）哼！她還自以爲快當台彥的太太呢！

彥：（知道有原因。）老胡，別信她胡說！

方：（向廚房一指。）我不會的，當心她不高興！

彥：（走近白。）爸爸、媽媽，這位是洪宗白先生，他是從大陸來的訪問學者。

白：（慢慢走過來，和軍、太輕輕握手。）孫先生、孫太太，你們好！

軍：（似乎受到回憶的衝擊。）洪先生，我們好像在那兒見過！

（大家感覺十分突然，都望着他們兩人。）

白：（似曾相識。）你，你是？

軍：（試探的。）也許我的老眼昏花，認錯了人啦！敢問洪先生是那些裏人？

白：小地方是河北唐山。

軍：（驚疑的。）唐山？

白：（仍不能確定。）嗯！你……

軍：（握住白的手。）有一個洪小順子，你可認識他？

白：（又驚又喜。）我就是小順子呀！你，你是？

軍：（喜極。）還有你姐姐玉梅呢？

白：（痛苦的。）姐姐在唐山大地震時壓死啦！

軍：（迫不及待，老淚縱橫的。）她！她！（抹一把眼淚。）那！那！她的兒子小貴呢？

白：（望着軍。）他到北大荒勞改去了！你：我想起來啦！你是張金源大哥！

軍：（擁抱白痛哭。）我就是，我就是！

（大家都感到意外。太和彥更有些難過。）

太：（頗不悅。）老頭子，這是怎麼回事？

彥：（扶着太。）爸爸！

軍：（抹乾眼淚。）我對不起你們娘兒倆！

（芝瑞着茶盤自廚房上。）

芝：大家請坐，喝杯茶。（將茶分放在咖啡桌上）。沙發太擠，我去廚房拿幾把椅子來。

方：我去！美芝，妳坐吧！（至廚房拿二張椅子放在沙發兩邊。和芝各坐一張。）

（軍、太、白和彥坐在沙發上。）

太：（疑問的。）老頭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軍：（感慨萬端的。）唉，這是幾十年前的往事！

芝：（不知究竟。）孫伯伯，我最喜歡聽故事！

方：（向芝。）別打岔，妳聽孫伯伯慢慢說！

軍：（喝一口茶。）我的本名不叫孫魯軍，也不是山東人！

太：（詫異的。）啊？

軍：我叫張金源，祖籍河北唐山。

芝：（大感新奇。）孫伯伯不姓孫，是姓張呀！（向方。）老胡，我說，你也可以改姓啊！

方：（向芝示意。）美芝，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芝覺得事態不輕鬆，低下頭。）

軍：（原諒的望望芝。）李小姐不清楚剛才所發生的事，不能錯怪她！我們張家在唐山是大地主，有好幾千畝地，驟馬成羣，長

工好幾十個。我從小生活在富裕的環境裏，可是沒有好好讀書！只上了幾年私塾，認得些字，勉強能寫封信。對日抗戰開始

，我已經二十年來歲，和大順子（指一指白）他姐姐玉梅結了婚，第二年就生下兒子小貴。

太：（不敢相信的。）老頭子，你是在唱四郎探母呀？你把我們娘兒倆瞞了幾十年，好沒良心哦！

彥：（原諒的。）媽！別怪爸爸嘛！

軍：（慚愧的笑。）老伴兒，我是不得已呀！誰教我在二十多年前認識了妳呢？如果你不喜歡我，不會有今天。

太：（不好意思。）哇！還怪我賴着嫁你不成？你不想一想，從軍中退下來，是個什麼德行！我才不稀罕嫁給你哩！（抹了抹眼淚。）

彥：（勸慰的。）媽！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嗎？想一想在大陸的親人，我們是幸福一萬倍！

白：（囁嚅的。）姐……姐姐！

太：（意外的。）你叫我姐姐？

方：孫伯母，應當叫姐姐的！美芝，是不是？

芝：（開朗的笑。）孫伯母，你真幸福呀，來美國看兒子，順便認了個弟弟，真是意外之財！

方：美芝，妳又用錯了成語啦！

（芝只好低頭笑。）

太：（轉悲爲喜。）是，我多了個弟弟！弟弟，你說！

白：（好興奮的。）姐姐！這一切都是共產黨造成的！妳不能怪姊夫，只能怪共產黨！

太：（點頭。）對，要怪萬惡的共產黨，不是它，我不會變成姨太太！

軍：（親切的。）太太，妳看看身份證和護照，妳是如假包換的孫太太，怎麼會是姨太太？再說，玉梅已死了好多年，妳就原諒

我吧！

彥：媽，原諒爸爸嘛！

太：（想了想。）好吧！原諒你這個老不羞！

芝：（仍不忘記改姓事。）孫伯伯，您爲什麼會改姓呢？

軍：（歎了口氣。）唉！說來話長，抗戰以後不久，土八路就在家鄉作亂，我們開始過悲慘的日子。家道也一天不如一天。原想

在抗戰勝利以後，能重過好日子。沒想到共產黨一來，整個天翻地覆。父親母親被以地主罪名先後受鬥爭而死，我一個人只好拋妻別子，走奔他鄉。

太：你爲什麼改名換姓呢？

軍：（喝了口茶。）後來，大半河山變色，我走投無路，只好從軍。那時後，已經不辦徵兵，只好頂替逃兵名額，混個溫飽。因此，我就成了山東的孫魯軍了。

芝：（好奇的。）後來呢？

軍：後來，我隨山東的劉兵團轉戰大江南北，最後從舟山羣島撤退來到臺灣。起先在北部補訓，後來到過金門，參加過古寧頭戰役。我因爲受了一點傷，後送到屏東休養，幾個月後，就在部隊裏退下來。做小生意時認識了她（指着太）。然後一直平平安安的過活。

芝：（仍天真的。）退伍了以後，爲什麼不申請恢復本來的姓名呢？

軍：這也是不得已的事。由於在臺灣的戶籍辦得特別好，每個人都有戶籍和身份證，改不雅名字很容易，但要改姓却不簡單。方：在我們越南改名換姓是非常容易的事。我們華僑只要改一個越南的姓名就萬事OK。

軍：在臺灣要改姓，首先要向法院自首當年冒名頂替，偽造文書，接受一次象徵性的處分。然後要檢具有力的文件，證明你原來是某某，才可以到戶政機關，辦好新身份證明，才能歸宗認祖，恢復本姓本名。

彥：（誠懇的。）爸！等這一次回國以後，我們就去辦手續好吧！

芝：（忽然想起。）我以前在中央日報上也看過這種事，好像只罰幾百塊錢！

軍：罰錢是小事，只是我一樣證明文件都沒有，不知怎麼去辦才好！

太：我想政府寬大爲懷，一定有妥善的辦法准你去改姓換名。只是我怕不好意思，認識我的人，包括那些左鄰右舍、菜市場的阿巴桑，看到我變成了張太太，以爲我改嫁了呢！把我當成了老不羞哩！

白：（笑。）姐姐！只是多費一番口舌，人家見妳歸宗認祖，還要向妳恭喜呢！

軍：（仍一往情深的。）小順子，你姐姐的後事是誰辦的？

白：（左右爲難的。）我當時在外面工作，根本沒法子回唐山去。再說，當時一片災荒，幾十萬人死的死、活埋的活埋，誰知道

怎麼善後？

芝：我記得當時中英文報紙都輕描淡寫的，說是災情不嚴重，料想不到死了那麼多人呀！

白：當時，我們國內也是封鎖真象，大家原以為是一次小地震。等以後災民成羣結隊來到北京，露宿街頭，才一傳十，十傳百的知道些實際情況。我當時想回鄉看看究竟，但是唐山一帶對外關閉，任何外人不能進去，我只好死了這條心！

軍：那小貴子呢？

白：他正好在外地勞改，逃過了這次大劫數。

軍：那又是如何知道玉梅遭了不幸呢？

白：是當局通知小貴子的，我以後才知道的，那已經是一年多以後的事。

軍：小貴子在北大荒勞改，一定很苦吧？

白：這些我也不大清楚。他是黑五類的子弟，只有這一條路好走。小貴子沒有一技之長，只能種莊稼，到北大荒還是比較幸運的。

軍：你有他的地址嗎？

白：有，等一會兒抄給你。

軍：（慈祥的。）臺灣，你要想辦法匯點錢接濟你的苦命大哥！

彥：是的，爸爸！

太：弟弟，我那個未見面的兒子，爲我們生了孫子沒有？

白：我差一點忘了。小貴子前幾年娶了媳婦，生了一個胖小子，至於他媳婦叫什麼，是那裏人我都不清楚。在大陸親戚之間也不常往來的。

軍：（憤怒的。）這是什麼鬼共產黨制度，簡直是六親不認，毫無人性嘛！

白：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說實在話，大家生活都不容易，那有時間和金錢看親戚？何況，萬一那門親戚出了問題，不就惹禍上身，受到牽連！再說，共產黨就是不要人民橫的連繫，就怕發展反革命的勢力！

彥：（誠摯的。）舅舅說的不錯，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人人自危，隨時都要保護自己。假如一粒火種在某一處引起了火苗，說不定大火燎原！因爲每個人都埋藏着這種火種哩！

(大門開啓，毛學羣，藍肖萍齊走上。)

方：(見他們不敲門自己走進來，不悅的。)
你們怎麼進來的？難道門沒有鎖？

羣：(手中把鑰匙一揚。)
我們有鑰匙！

方：(不解的。)
是房東給你們的？

萍：(冷笑。)
難道我們不會照樣做一把！

芝：(也是走上前。)
喂！你們這樣做是違法的，不住在這裏怎麼能私有這大門的鑰匙！

羣：(向白一指。)
我們有洪同志住在這裏！

白：(不願事態擴大。走向羣。)
領導！請進吧！

方：(回到原座位。)
哼！怪不得近來時常發現東西亂得很，原來是他們在暗中搞鬼！

軍：(站起，略怒。)
他們共產黨？

彥：(怕白爲難。)
爸爸，在美國嘛，就是這樣混亂不清的不分敵我，不必見怪！

羣：(啞！這兒的人真不少，真的是敵強我弱，我們到外面去談談！)

白：(有些恐懼。)
領導，到我房間裏好嗎？

萍：(領導，我累了，就到他的房間吧！)

羣：(氣勢汹汹的望望大家。)
哼！好吧！

(三人進入右側前端門。)

方：(他們來是找洪先生麻煩的！)

芝：(點頭。)
不錯，剛才打電話來，把洪先生訓了一頓！

軍：(起身，怒氣不息。)
我就是拚了老命，也要保護小順子！

太：(拉軍坐下。)
老頭子，當心你的高血壓！弟弟又不是小孩子，不會怕他們！

方：(我和李小姐剛才探洪先生的心願，如果他能下定決心，也許會投奔自由的！)

軍：(對，我離開臺北的時候，有好幾位大陸的學者留學生都到了自由祖國，電視上天天都有報導。而且，臺灣電視公司上演「巴

「黎機場」連續劇，由反共義士姜友陸自己演自己，好轟動啊！如果小順子也投奔自由，我們大家也會上電視哪！

彥：（有信心的。）等那兩個傢伙走了以後，我們好好和他談談，也許會成功的！

太：（慈母心腸的。）怕他捨不得老婆和孩子！

芝：是呀！他剛才還念念不忘他的愛人和兒子呢！

（從右側前端房間傳出吵鬧聲。）

（大家都走近房門偷聽。）

（白的尖叫聲傳出來。軍怒氣不息，想衝進門去。）

（彥將軍拉住，太扶着軍回到座位上。）

太：老頭子，當心高血壓！

軍：（氣極的。）你們去救小順子呀！

彥：（扭動門把，門打不開。）開門，開門！

方：（用手打門。）你們在幹什麼？

（房內人聲漸小，但氣氛更緊張。）

芝：（恐慌的。）他們會不會殺了洪先生？

方：也許他們發覺洪先生有投奔自由的傾向，所以鬥爭他，但不至於殺他！

軍：（坐着但大聲的。）你們要救救可憐的小順子啊！

彥：（用力打門。）開門，開門！

（門突然開啓。）

（羣挾持着全身無力神志不清的白走出來。）

（萍走去開大門，然後再回到羣、白身邊。）

羣：（好笑。）你們窮緊張什麼？洪同志身體不舒服，我們送他去醫院！

白：（神志不清自言自語的。）我沒有去！我沒有去紐約辦事處，我沒有去紐約辦事處！

方：（忽然明白。）是中華民國的紐約辦事處！

軍：（大聲。）放開他，放開他！

彥：（攔阻羣。）你們不能帶他走！

萍：他突然生病了，要送他去醫院！

軍：（掙紮着走近白。）他們給小順子打毒針！

彥：（拉住白。）不准走！

羣：（掏出手槍指向彥。）放開手！

（大家見羣用手槍指向彥，不知所措。）

（彥鬆開拉着白的手，但仍靠近羣。）

（陳太太和陳玉菲都抱着大包小包的禮物突然從大門走進來，見到羣拿着手槍，以為遇到強盜。）

陳：（嚇得驚叫。並丟掉手中禮品。）啊！強盜，強盜！救人哦！救人哦！

羣：（突被身後邊的驚叫，不由自主的將槍對着陳，並想和萍合力拖白走。）不准叫！再叫我就開槍！

（彥見羣轉過身子，即用空手道的手法將羣的槍擊落，方即俯身將槍拾起，用槍指着羣。）

彥：（大聲。）放開他！

方：（也大聲。）姓毛的，我要開槍囉！

（羣見處於下風，只好將白放開，彥即將白抱住。）

（萍驚慌的退到大門，欲往外逃。）

非：（鎮靜的，用手中禮品打萍。）打死妳這個強盜婆！

萍：（哀痛的。）領導快走嘛！

羣：（仍窮凶極惡的。）好！今天算你們有種！如果洪宗白不到我那兒去接受調查，我們就要他的愛人和兒子永遠不能翻身！

向萍。）走！

（兩人狼狽的自大門下。）

陳：（拾起地上的禮品。）這是怎麼回事？

彥：（一手抱住白，向陳感激的說。）陳伯母，幸虧您這麼一聲尖叫，不然的話，我們就慘了！（扶白坐下。）

陳：（驚怕的。）嚇死我了，嚇死我了！這裏的強盜真膽大，居然大白天來搶！

非：（得意的笑。）還有個女的，我把她狠狠的打了一下。

方：（把手槍放在咖啡桌上。）陳小姐，他們是比強盜更厲害狠毒的中國共產黨！（陳、非坐下，覺得氣氛不對。）

陳：喲！孫先生、孫太太，想不到我們又在美國碰面了！

非：臺彥，你爲什麼不去接我們！

彥：我去接我的爸爸媽媽啦！不知道你們會來呀！

軍：（不理會陳。）小順子，你怎麼啦？

（芝也不理會陳等，跑進白的房內。）

白：（仍神志不清的。）我沒有去，我沒有去紐約辦事處！

太：（焦急的。）要不要送醫院？

方：（理智的。）看他還有知覺，也許不太嚴重。

芝：（自左側前端房門上，手上拿着針筒和半瓶藥水。）你們看，他們真的給洪先生打了針。（仔細看藥水瓶。）還好，沒有打多少。這是迷幻藥嘛！要不了命的！

太：謝天謝地！

陳：（漸明究竟。）他們不是搶錢，是爲他打針呀！

彥：（走近芝，看藥水瓶。）幸好只打了一點點，是我們在門外大敲大叫，才沒讓他們全部打進去。

芝：多給洪先生喝水，很快就會清醒過來的。

方：美芝，妳怎麼有這種經驗？

芝：（笑笑。）美國青少年大都有這種壞習慣！

彥：（扶起白，向左側臥室走去。）送他到房裏睡一會兒，希望他早些清醒過來！

方：（也扶白。）讓他靜靜的睡一會兒，美芝，快去拿冰水來！（與彥一同扶白退入左側臥室。）

（芝至廚房取一大杯水，快步走進左側臥室。）

軍：（冷冷的。）陳太太，什麼風把妳們母女倆吹到美國來啦？

陳：（虛偽的。）觀光，觀光！

非：（向陳丟一眼色。）媽！

陳：（向菲望一望，只好慢慢的說。）孫先生，孫太太！臺彥和我們玉菲交往了好多年，現在他們也都老大的了！上個月在臺北聽說你們把新房子都賣了，移民來到美國，也不通知我們一聲。所以我們只好來美國觀光，順便把他們的親事辦好了，也好了却一樁心事呀！

軍：（冷冷的。）你聽誰說的，我們賣了房子移民到美國來？我們是來探親，兩三個月就要回臺北去！

陳：那麼，他們的婚事呢？

太：（笑。）我說，陳太太，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我們替他們瞎操心？你就好好的去觀光吧！

非：（聽出意在言外。）孫伯母，您這是什麼意思？

太：玉菲，我們也是剛下飛機不久，還不知道臺彥的打算呢！

陳：（吞吞吐吐的。）孫先生，孫太太，我們這一次出來，是經過仔細考慮的。如果臺彥和玉菲能在這裏結婚，我願意拿出大筆資金，讓他們小倆口兒在美國創一番事業。

軍：（有些生氣。）陳太太，妳最好省省吧！我們雖然沒有像你們陳家一樣富有，但我們孫家有一個馬上得電腦博士學位的兒子，前途無可限量哩！

非：孫伯伯，我和臺彥是情投意合，您爲什麼不贊成我們的婚事？

軍：等臺彥作決定吧！我們老倆口子不願意過問。

非：也好，我要好好和臺彥商量商量。難道他被這個姓李的妖精給迷上了？

太：玉菲，有教養的富家小姐，怎麼說這類話！

（非低頭不語。）

陳：（很有把握的。）我想臺彥是會答應的！

（彥、方和芝從左側前房門走出來，但門沒關好。）

彥：（詫異的。）我答應什麼？

芝：（冷冷的。）答應陳小姐的求婚呀！

方：（想轉移話題。）現在洪先生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當心姓毛的那一夥還會來！何況他們有大門的鑰匙。

彥：（走向大門。）我已把大門鏈條掛上了，他們進不來！

軍：（關切的。）臺彥，小順子怎麼樣？

彥：剛才給舅舅灌了不少冰水，情形好多了！

太：謝天謝地，菩薩保佑！

芝：（故意迴避。）你們大家談談，我要休息一下。

（芝向軍，太點頭致意，急忙自右側後端房門下。）

陳：（親切的。）台彥，剛才你的二老說不過問你和玉菲的婚姻大事，現在只看你的意思囉！

非：（走近彥。）台彥，人家是專程來看你的啊！

彥：（鄭重的。）爸爸媽媽，請您們不要見怪；陳伯母、玉菲，也不要生氣。我今天鄭重的告訴大家，在我事業未有基礎之前，

我是不會先結婚的！

方：（也附和的。）我和台彥都抱有一個共同理想，要找一個好的投資創業環境，把我們所研究的電腦技術發揚光大，開創一個

新的資訊局面。

陳：（不屑的。）你們年輕人滿腦子創業，沒有大筆錢，你們成嗎？（自手提袋中拿出一大把支票。）你們看一看，沒有大把的

美金，創什麼業？（好意的向彥。）台彥，不是陳伯母仗着有幾個錢就看不起你們年輕人，你想一想，如果我馬上出資一百

萬美金，幫助你和玉菲在美國創業，你看那會是什麼局面？

（大家對陳的財富感到些意外，相互望望。非得意的望着彥。）

（忽然門鈴，將室內各人的注意力分散。）

軍：（就心的。）他們又來啦！

彥：（不懼怕的去大門邊，將門開一點，由於有鏈條掛着，不能將門全部打開。）請問是誰？

聲：台彥，是我呀！

彥：（高興的。）哦！是江上校，請進！（先關上門，取下鏈條，再開門，請江建仁進來。）

（江建仁穿西裝，手中拿了幾份航寄的中央日報，精神奕奕的自大門上。）

仁：（向彥揚一揚報紙。）樓下信箱裏有幾份中央日報，我順便帶上來。（將報紙給彥。）

彥：（接報紙。）謝謝！（與仁走至前面。）請坐！

仁：（向室內諸人點頭。）大家好！孫伯父、孫伯母，您們路上辛苦啦！

軍：（笑。）不累！兩三年不見，你又升官啦！（讓坐。）

仁：（坐在沙發旁邊的椅子上。）沒有什麼，您過獎啦！（向陳和非。）這兩位是初見面。

彥：（把報紙放在咖啡桌上。）是從臺灣來的陳伯母和陳小姐！（軍馬上拆開報紙，慢慢的看報。）

仁：（冷冷的。）你是？

彥：我當預官時的長官。

陳：原來是阿兵哥！

方：江上校，你的公差快結束了吧？什麼時候回國？

仁：還要到華府去一趟，下個週末到舊金山，再搭華航班機回臺北。（沒見到芝和白，意外的問。）李小姐和洪先生呢？

彥：他們在休息！

軍：（意外的，大聲。）你們快看大消息，臺北又有經濟犯罪的大案子，拐騙捲逃新臺幣一億多元，男的已經落網，女的已確定

逃到了美國，正在想辦法追緝中。（望望陳和非。）你們猜是誰？

太：是誰這麼沒良心？不得好死！

（軍故意不說，陳和非面面相覷，坐立不安。）

(大家急着聽下文，都望着軍。)

(電話鈴突然響起，大家又轉移注意力。)

(彥想去接電話，但爲方所阻。)

方：(向彥。)你們聽孫伯父講下文吧！我到廚房裏去接電話。(說完向廚房門急走進，稍緩，電話鈴聲才不響。)

彥：(覺得陳、非態度極不自然。)爸爸，難道是……

軍：(得意而略怒的。)就是這一位百萬富豪陳太太！

陳：(起立。)報紙上胡說八道！我的每一塊錢都是清清白白的！

非：(知道紙包不住火。)媽！我們走吧！

(大家驚訝的望着她們兩人。)

陳：(準備走。)玉菲！走！

(兩人走到大門附近，方自廚房急走出。)

方：(大聲。)陳太太，別走！

陳：(惱羞成怒。)你要怎麼樣？

方：(尙不明白戳穿底牌的情形，平心靜氣的說。)剛才美國銀行打電話來，說妳剛剛存進去的私人美金支票，都是空頭支票，要

妳去解決呢！如果不去，當心吃官司啊！

陳：(怔怔的，忽然大哭起來。)啊！……

非：(急促的，扶住陳。)媽，媽！

彥：(走近陳。)玉菲，要不要我去幫忙？

非：(冷冷的。)我會去料理的，媽！我們走！

(非扶着陳自大門急下。彥將大門關好，並掛上鏈條，然後回到坐位上。)

軍：(冷哼。)這種人該把她送到警察局去！

太：老頭子，可惜這兒是美國！

（芝聞聲也自右側後端房間走出。）
芝：這兒也是講法律的地方，她們有麻煩囉！

（大家重新落座，芝向仁點頭。）
彥：江上校，我們這個研究電腦的小集團，要回國內創業，你有什麼高見？

仁：我代表我們組裏仍舊歡迎你們這批生力軍。如果想創業，也可以向新竹科學園區申請設廠，不但有各種優惠辦法，同時也可

以向政府申請貸款。有不少回國學人在科學園區開花結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呢！

方：好哇！等我們拿到學位後，就打道回國！

芝：還有我咧！

太：（笑。）當然歡迎李小姐一齊回國！

軍：（會意的。）歡迎，歡迎！

彥：（猛然想起。）那舅舅呢？

仁：（堅定的。）他也一齊回去，我不要他回到不見天日的地方受活罪。

仁：台彥，誰是你舅舅呀？

彥：就是洪先生！剛才他們那一幫共產黨好像懷疑洪先生私下去過我們的紐約辦事處，對他嚴加逼供，還替他打了迷幻藥，準備押他回國呢！幸好我們救了他呢！

仁：想不到洪先生是你的舅舅，真要恭喜你們一家親人團聚。前幾天我到這兒來，和洪先生談得很投機，從他的談話中，似乎埋藏着投奔自由的思想，對自由祖國的科技工作環境非常嚮往。

芝：（笑。）剛才我和老胡還對他勸了好久，希望他能下定決心投奔自由。

方：看情形，經過老毛那幫匪幹對他的迫害，洪先生應該下定決心了。

彥：（憂慮的。）可惜我們在此只知道躲在實驗室裏，真不明白怎樣可以幫忙他完成這一心願，江上校，你是政府官員，希望助他一臂之力。

仁：（堅定的。）我馬上要去華府，北美事務協調會駐美辦事處有許多好朋友，一定有辦法替他安排投奔自由之路！只是，目前

對洪先生的安全要注意！

軍：叫他和我們一起先住到旅館裏，紐約地方這樣大，他們那一幫老共，一定找不到！

彥：我看，只有這麼辦最爲安全。以後的事就全拜託江上校了！

仁：我敢保證絕對沒有問題！但是，他本人真的願意拋棄妻子投奔自由？

（左側前端房門全開，白仍無力的走出來。）

白：（提起精神，大聲。）我願意投奔自由，跟你們一齊回到自由祖國去！

（大家鼓掌歡迎，彥急上前扶住白。白高興的舉起雙手成一∨字形狀。）

（窗外陽光更明亮，充滿春天氣息。）

（幕徐落）